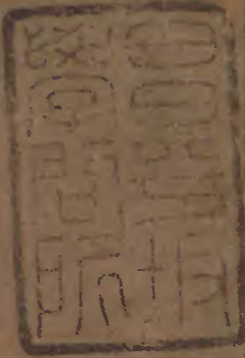


性理大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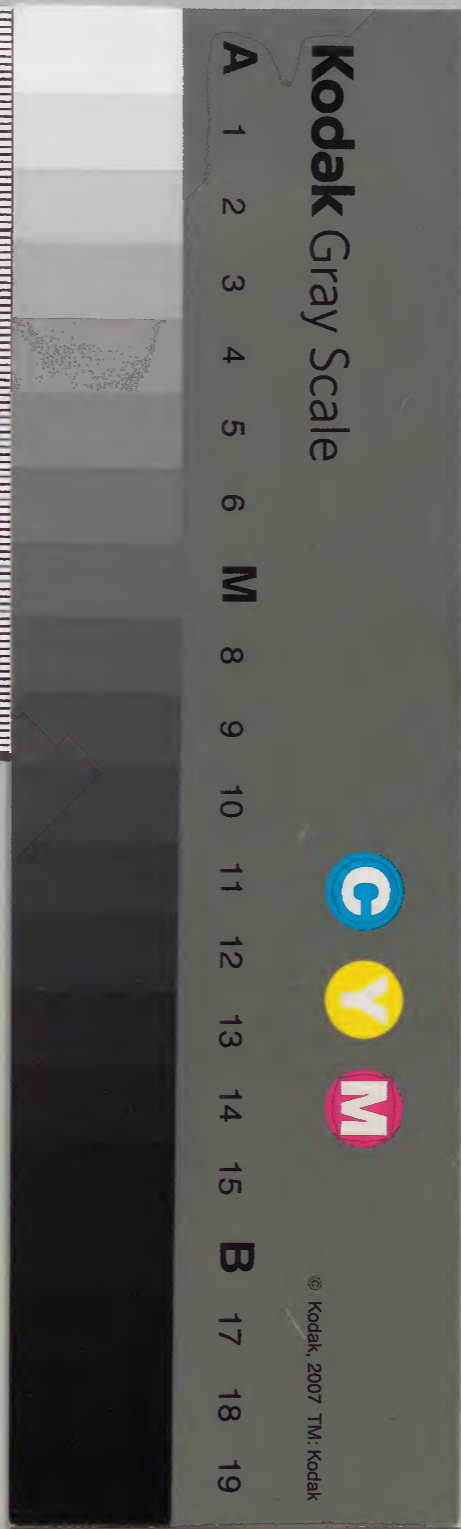
五十九六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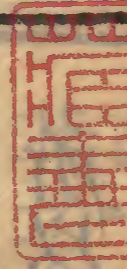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一	一	一	一
六	九	七	號
四	四	函	架
冊	冊	冊	冊

內閣文庫			
九	一	一	漢
函	六	七	書
六	四	冊	架
架	冊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617	
冊數	40 (34)		
函號	299	35	



新刻性理大全第五十九卷



温陵 九我 李大史 校正

唐虞一

堯帝

按史譜帝堯陶唐氏伊祁姓帝嚳之子其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

易繫辭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居位

舜帝

按史譜帝舜有虞氏瞽瞍之子顓頊六世

孫姚姓都于蒲阪以土德王光華也命九官

誅四凶凶桀才子八元入凱四海咸戴其功子

商均不肖舜薦禹於天使代已位南還

通鑑公命

一點浮雲過太虛

程子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泰山雖高矣絕頂之外無頂乎山也唐虞事業自堯舜觀之亦猶一點浮雲過於太虛爾

龜山楊氏曰舜在側微堯舉而試之慎微五典則五典克從納于百揆則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則四門穆穆以至以天下授之而不疑觀其所施設舜之所以為舜其才其德可謂大矣宜非深山之中所能久處而為舜者當堯未之知方且飯糗茹草若

禹為聖本由學而成

將終身若使今人有才氣者雖不得時其能自巳其功名之心乎以此見人必能不為然後能有為也非有為之難其不為猶難矣

禹按史譜夏禹王姁姓顓頊之孫崇伯鯀之子治水有功受舜禪而有天下都安邑以金德王錡九鼎以象九州會諸侯于塗山批玉帛者萬國在位二十七年而崩

南軒張氏曰禹之有天下也無所與於已又曰禹之為聖本由學而成皆其工夫至到者也

湯按史譜商湯王姓子名履契之後裔為夏方伯夏桀無道暴虐百姓湯聘伊尹為相率諸侯伐桀放于南巢諸侯尊湯為天子都于亳以水德王用建丑之月為歲首在位十三

而崩

文王

按史譜周文王姓姬名昌王季之子為殷西伯閔天散宜生南宮适之徒來歸發政施仁賢哲來歸自岐徙豐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曰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享國五十

武王

文王子名發后稷十六世孫也見商紂無道拜太公望為師率諸侯伐紂克之諸侯尊武王為天子都于鎬以本德王用建子之月為歲首在位七年而崩

程子曰聖人無過湯武反之也其始未必無過所謂

如日月之食乃君子之過○或問高宗之於傳說

文王之於大公知之素矣恐民之未信也故假夢

聖人無過

聖人無偽

卜以重其事曰然則是偽也聖人無偽

集傳高宗按史記商

王武丁小乙之子恭默思道夢帝賚之以良弼得傳說為相君臣道合政事循客重譯來朝者六國殷道復興號為高宗在位五十九年而崩

或問湯之伐桀也衆以為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

而割正夏而湯告以必往是聖人之任者也文王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是聖人之清者也龜

山楊氏曰非也湯之伐桀雖其衆有不悅之言憚

勞而已若夏之人則不然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

亡故攸祖之民室家相慶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湯

其意

湯文會逢其適

雖欲不往不可得矣文王之時紂猶有天下三分之一民猶以為君則文王安得而不事之至於武王而受罔有悛心賢人君子不為所殺則或為囚奴或去國紂之在天下為一夫矣故武王誅之亦不得已也由此觀之湯非樂為任而文王非樂為清也會逢其適而已

宣王 按史譜周宣王名靜厲王之子共和立之任賢使能王化大行周室中興在位四十年而崩

華陽范氏曰昔周宣王任賢使能吉甫征伐於外而

內順治而外威嚴

王之所與處者張仲孝友也夫使文武之臣征伐而左右前後得正良之士善其君心則讒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儉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甫無以成其功宣王能復文武之業以致中興者內順治而外威嚴也

集覽 尹吉甫按史記吉甫

江陽人周宣王時為大將北伐獫狁有功詩人美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宣王伐淮夷吉甫以卿士兼內史掌策命尋復文武之境上會諸侯於東都中興之功吉甫為盛張仲孝友詩小雅六月篇侯誥在矣張仲孝友注張仲吉甫之友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

伊尹 按史記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湯以幣三聘之遂幡然而起相湯伐夏故能以天下為

已任一夫不獲其所曰時予之幸又相太
而放之使使之處仁近義卒成令主孟子稱其
聖之任者也

傳說按史記殷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良弼以
象求之說築傳巖之野惟肖遂立為相焉

程子曰伊尹之耕于莘傳說之築于巖天下之事非
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人人而知之也明其
在我者而已

伊尹是兩截人

朱子曰伊尹是兩截人方其耕于莘野若將終身焉
是一截人及湯三聘幡然而往便以天下之重為
已任是一截人

總論

程子曰五帝公天下故與賢三王家天下故與字論

聖人無優劣

善之盡則公而與賢不易之道也然賢人難得而
爭奪與焉故與字以定萬世是亦至公之法也○
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
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
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
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聖人無
優劣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

聖人

虛心
以為
天下

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
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張子曰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言則拜

禹也用入惟已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
入文王也皆虛其心以為天下也

華陽范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則封之管

蔡啓商以叛周周公爲相也則誅之其迹不同其
道一也舜知象之將殺已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
喜盡其誠以親之而已矣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

聖人
同歸
于道

蔡流言於國將危周公以聞王室得罪於天下故
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
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
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
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
此聖人所以同歸于道也

五峯胡氏曰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湯

武有人之天下而無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不
事我不能大則以事爲大而處之也難矣

性理大全卷五十九

聖人遇變而通 達自 然之 數

庸齋許氏曰五帝之禪三代之繼皆數然也其間如堯舜有子之不肖亦變也堯舜能通之以揖遜而不能使也子之不肖亦變也湯武遇君之無道變也湯武能通之以征伐而不能使夏商之無桀紂聖人遇變而通之亦惟達於自然之數毫之已私無與也

春秋戰國

魯衛

程子曰蒯瞶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其父而不與共國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先君之社稷而

身從父則義矣

五峯胡氏曰欲撥亂興治者當正太綱知太綱然後

本可正而未可定太綱不知雖或善於條目有

時之功終必於太綱不正之處而生太亂然太綱

無定體各隨其時事故魯莊之大綱在於復讎也

衛國之大綱在於正名也讐不復名不正雖有仲

尼之德亦不能聽魯衛之政矣

八年公及文姜如齊侯通焉公薨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

殺彭生魯人立世子同是為莊公文姜孫于齊不
敢歸衛國之大綱在於正名論語子路曰衛君待
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云云

管仲

或言使管仲而未死內嬖復六人何傷桓公之霸乎

程子曰管仲為國政之時齊侯之心未蠱也既蠱

矣雖兩管仲將如之何未有蠱心於女色而能盡

心於用賢也集丙雙復大人史記齊桓公內寵如夫人者六注謂長衛姬少衛姬節

姬葛嬴密姬未華子是也

涑水司馬氏曰孔子稱管仲之器小哉先儒以為管

大以人
禮正天
下

仲得君如此不勉之以王而僅止於霸此其所以

為小也愚以為周天子存而管仲勉齊桓公以王

是教之篡也此管仲所耻而不為孔子顧欲其為

之邪夫大人者顧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

天下使綱紀文章粲然有萬世之安豈直一時之

功名而已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禹迹所及冠帶

所加未能使之皆率職也而偃然自以天下為莫

已若也朱紘而鏤篋反玷而三歸此其器豈不亦

哉揚子曰太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

人斯言得之矣

集覽

朱絃而縷篋記禮器篇仲饒也絃見之繫以繩為之自領下屬而止屬於兩

旁之竿一垂餘為纓天子朱諸侯青大夫士緇也

荀息

假道於虞以伐虢師還襲冀滅之息初輔

奚齊奚齊有見殺又立卓子輔之卓子亦見殺

涑水司馬氏曰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曰臣竭

其股肱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

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

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為荀息有此

詩人重言之義以愚觀之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

詩人重言之義

彼生與君言死而背之者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

所不譏也夫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廢長

立少荀息為國正卿君所倚信不能明白禮義以

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於

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也然則左

氏之志所以貶荀息而非所以為褒也

集覽 史記卷六十九 晉人獻公時為大夫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 氏克諫曰太子奉祭祀社稷之祭盛以朝夕視君 瞻者也故曰家子帥 師非太子之事也

狐偃

按史記偃晉人突之子文公為太子時出 偃與兒毛從之十九年比文公定

王室宣信諸侯而霸
天下大抵多僂謀也

趙衰

按史記衰晉人夙之孫有深智遠謀重耳安於齊與舅犯謀適楚勸受楚客禮適秦相公子禮既歸勸入定襄王命為卿以讓藥枝文公及國及霸多出其謀

西山真氏曰

狐偃趙衰晉文之以父師事之者也從亡十有九年其所以輔翼扶持者不遺餘力矣然聖賢修身治國之道一子蓋未嘗講也故其始霸也請王者之隧圍天子之邑勤天王之狩使一子嘗從事於格心之學素以義禮迪其君詎至於是哉以行事考之惟用入一節頗得古人推賢遜能

聖賢修身治國之道

之意其餘則皆孔門之所羞言者也然自一人而

觀則子餘之言論風旨又非舅犯可及

趙文子

按史記趙武晉人衰曾孫父朔為屠岸賈所殺朔妻成公姊遺腹生武賈索之急賴程嬰杵臼謀以先後立為卿相悼公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諸侯以是睦於晉卒諡曰文

東萊呂氏曰

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咄咄

然如不出諸其口及宋之盟談笑當襄甲之變神

閑氣定而不亂晏子長不滿八尺及崔慶之盟白

刃在前毅然貫育不能奪蓋其怯者無氣也其勇

者義也

集襄甲之變貫甲於衣之內也左傳子木覽襄甲以禍人及崔慶之盟齊世家崔杼

殺莊公立景公以崔杼慶封為相與國人盟晏子
不飲其醢不肯盟賈育王幼卒曰孟賈齊之勇士
能生長牛角秦武王好多力士賈往歸之○夏育
秦之力士穆公用之為將以伐西戎聞風披靡

西山真氏曰趙文子之賢出於天資而未嘗輔之學

故志不能帥氣年未及耄而偷情形焉其視畢公
弼四世而克勤小物衛武過九十而以禮自防何
相去之遠耶此無他有理義以養其心則雖老而
神明不衰苟為不然則昏於參養敗於戕賊未老
而已然矣有志之士可不戒諸覽集畢公弼四世而
命扁維公盛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法高甲公既
有盛德又能勤於細行輔道四世衛武過九十而

以禮自防按國語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能敬下
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吾老
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告我我遂作箴戒之詩
以自警而賓之初進亦武公悔過之作賦其有文
章而能聽規諫以
禮自防也可知矣

子產按史記國僑字子產鄭作封洹立知校制
參碑鑄刑書上下有服都鄙有章孔子過
鄭因與之學及卒
泣曰古之遺愛也

或問子產相鄭鑄刑書作丘賦時人不以為然是他
不達為國以禮底道理徒恃法制以為國故鄭國
日以衰削朱子曰是他力量只到得這裏觀他與
韓宣子爭時似守得定及到伯有子皙之徒撓他

時則度其可治者治之若治他不得便只含糊過
 亦然當時列國世卿每國須有三兩族強大根株
 盤互勢力相依倚卒急動他不得不比如今大臣
 才被人論便可逐去故當時自有一般議論如韓
 獻子分謗之說只是要大家含糊過不要見得我
 是你不是又如魯以相忍為國意思都如此後來
 張文潛深取之故其所著雖連篇累牘不過只是
 這丁意集鑄刑書國語鄭鑄刑書王文伯曰鄭其
 賦國語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
 已為亟尾以令為國國將若之何丘十六并當出

作馬丁疋牛三頭故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
 謂其父子國謂尉氏所殺今重賦毒害百姓齊宣
 按史記宣子韓獻子之子晉頃公時與趙魏共分
 祁氏羊舌氏十縣之地定公時與趙簡子侵伐中
 行氏由是封疆日廣韓獻子分謗左傳成公二十二年
 晉師伐齊及衛地韓獻子為司馬將斬人御獻子
 克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御子
 使速以御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

西山真氏曰鄭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為卿明年得

政簡公在位三十六年乃卒又歷事定公獻公聲
 公合凡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夫之爭
 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
 危且弱幾不可為矣子產於此從容回斡皆有次

性理大全卷五十一

第其於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猶不可令者然根之難拔者不輕動以激其變惡之既稔者不緩治以失其機有勸懲之公而無忿疾之過故自子南逐子哲死豪宗大姓弭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免於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為強考其所為惟作丘賦鑄刑書見譏當世自餘鮮不合於理者然大人格心之業則未之聞焉豈其所事四公皆凡庸之主不足與有進耶不然何其無有以

子產得聖門之

善著者至於用人各以所長蓋得聖門所謂器使之道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之者後之以權衡人物為職者當觀法焉鄭簡公按通要簡公僖公相子駒子駒覺之及盡誅諸公子子三年子駒欲誅自

立為君公子孔使尉止殺子駒而代之子孔又欲自立子產止之於是子孔從之而相鄭十二年公怒子孔專甲權誅之而以子產為卿十九年簡公如晉請衛君還而封子產以六邑子產諫受其三邑二十二年吳季札使鄭見子產如舊交二十三年諸公子爭寵相殺又欲殺子產公子或諫曰子產仁人卿所以存者子產也勿殺乃止

商鞅按史記公孫鞅衛人因景監求見秦孝公說以疆國之術公大悅以為左庶長乃定

畏強一大賞不私親戚在秦二十四年卒

性理大全卷五十一

不拾遺山無賊盜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闘
邑大治列侯就封於商於十五邑魏曰商君
無何孝公薨惠文王立
或以反告車裂以徇

或問商鞅說孝公帝王道不從乃說以霸道鞅亦不
曉帝王道但是先將此說在前者渠知孝公決不
能從且恁地說庶可以堅後面霸道之說耳朱子
曰鞅又如何理會得帝王之道但是大拍頭去揮
那孝公耳他知孝公是行不得他恁地說只是欲
人知道我無所不曉○問開阡陌曰阡陌便是井
田陌百也阡千也東西曰阡南北曰陌或問南北

曰阡東西曰陌未知孰是但知是一箇橫一箇直
且如百夫有遂遂上有涂這便是陌若十箇涂恁
地直在橫頭又作一木溝謂之洫洫上有路這便
是阡阡陌只是疆界自阡陌之外有空地則只恁
地開在那裏所以先王要如此者也只是要正其
疆界怕人相侵互而今商鞅却開破了遇可做田
處便墾作田更不要恁地齊整這開字非開創之
開乃開闢之開也

或問商君初變法秦民不悅言不便者以千數令行

之後秦道不拾遺鄉邑大治秦民後來言令便
室陳氏曰始言不便猶是三代直道之民終復言
便則戰國刑戮之民矣不下毒手如何得他合口
當看商執行法始末○問秦謫戍法先發更有謫
籍及贅壻賈人又父母有市籍者所以重困商賈
何故曰秦自商君立法欲民務農力戰故重耕戰
之賞以商賈務末不能耕戰故重為謫罰以抑之
所以立致富彊

樂毅 按史記毅靈壽人樂羊之後自魏適燕燕
昭王以為軍卿伐齊下七十餘城封昌國

君後奔趙封望諸君漢高帝時求毅
後得其孫樂叔封之樂卿曰革城君

孫臏 按史記臏生阿鄆之間孫武之後與臧
俱奉兵法消為魏將疾臏之能以計斷其

足齊使載歸威王以為師魏攻齊臏用減竈
法捧魏國度消夜至馬陵白書大樹消果至
見曰書讀未畢萬弩齊發消
智窮自頸臏由是名顯天下

或問樂毅伐齊文中子以為善藏其用東坡則責其
不念安效王者事業以取敗二說孰是朱子曰這
只是他每愛去立說後都不去攷教子細這箇是
那田單會守後不奈他何當時樂毅自是兼秦魏
之師又因人怨滑王之暴故一旦下齊七十餘城

世宗本紀卷五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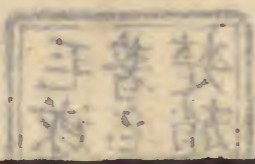
及既殺了潛王則人心自是休了他又怕那三國
來分他底連忙發遣了他以燕之力量也只做得
恁地更是那田單也忠義盡死節守那二城樂毅
不是不要取他也煞費氣力被他善守後不奈他
何樂毅也只是戰國之文又何嘗是王者之師他
當時也恣意去國掠政如孟子所謂毀其宗廟遷
其重器不過如此舉措他當時那鼎也去扛得來
他豈是不要他底但是田單與他皆會兩箇相遇
智勇相角至相持三年便是樂毅也煞費氣力但

取不得及騎劫用則是太段無能後被田單使一
箇小術數子便乘勢殺將去便是國不可以無入
如齊但有一田單盡死節恁地守便不奈他何○
樂毅苦即墨之圍乃用師之道適當如此用速不
得又齊潛主人多叛之及死而其子立于莒則人
復惜之不乃盡亡其國即墨又有田單故下之難
使毅得盡其策必不失之
或問孫臏料龐涓暮當至馬陵如何料得如此好沈
淵曰使其不燭火看白書則如之何曰臏料龐涓

是箇察底人必看無疑此有三樣上智底人他曉
得必不看下智底人亦必不看中智底人必看
看則隨其機矣嘗思古今智士之謀略詭譎固不
可及然記之者能如此曲折書之而不失其意則
其智亦不可及矣

毛遂

按史記遂乃平原君勝門下客也周赧王
時秦攻趙王使勝求救於楚擇門下客文
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俱得十九人遂年薦勝
曰士處世若錐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
門下三年未有聞遂曰使遂得處囊中乃穎
脫而出非特末見而已平原君乃以備數十
九人目笑之至楚定從不決遂按劍歷階曰
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



平原君

決何也楚王怒叱曰胡不下吾與爾君言汝
何為遂曰王叱遂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
內不得特楚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以楚險
天下莫能當白起小豎子身一戰秦即即再
戰克夷陵三戰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趙
之所羞合從為楚非為趙也王曰唯唯誠若先
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遂曰取雞狗馬之血
來捧銅盤跪進曰王堂飲血而定從次者吾
君次者遂左手持盤右手招十九人飲血于
堂上曰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
君定從歸曰毛先生一至楚使
趙重於九鼎大呂以遂為上客
趙括按史記括趙人馬服君奢之子少學兵法
以天下莫能當之周赧王時秦攻趙趙使
廉頗軍長平堅壁不出秦行千金為反間曰
秦獨畏括為將耳趙主信之任括為將及行
其母上書言括徒能讀父書而不知合變若
使為將必敗績王不聽使括為將果為秦將

趙括

白起所射死卒四十萬皆降坑於長平

魯仲連

按史記仲連齊人嘗遊趙秦圍趙魏遣新垣衍說趙請帝秦仲連見衍極論帝秦之害秦軍圍之遂解於是平原君以千金為壽仲連却之而去後田單問策於仲連遂下聊城齊主欲爵之仲連不受逃於海上曰與其富貴而誅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潛室陳氏曰

毛遂上不數於其主下不齒於其徒而卒能奮身決起著名楚趙苟非見棄於人安能以有激乎吾觀戰國游士所以策名當時致身將相快平生之憤酌夙昔之願徃徃自因所激而能致之蘇秦之相六國其家激之也張儀之相秦其攻

毛遂
著名
楚趙

激之也范睢談笑而取秦柄其雙激之也故善用

人者於其凌厲頓挫之時而乘其感慨奮激之氣

則雖尋常之人皆能以自效於尺寸如其習安於

養養之餘而生平之意願已足則雖奇人節士亦

或無以自見也

覽集

蘇秦之相六國其家激之本傳

嫂不為炊既而為從約長并相六國行過洛陽車騎重疑於王者兄弟妻嫂俱目不敢仰視秦笑曰何前倨而後恭也應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秦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窮則輕賤之况眾人乎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張儀之相秦其交激之本傳張儀與蘇秦同師及秦為從約長時乃先達儀候之數白乃見坐於堂下食以僕妾之饗告舍人曰儀才吾

不及一恐以小利忘求進故辱之儀怒入秦蘇君使
合人齎金帛車馬陰結助之卒相秦也范雎談笑
而取秦柄其仇激之本傳范雎魏人掌從須賈使
齊齊主悅其辨白賜之金賈歸告魏相魏齊怒擊
雎雎死置廁中溺之後因得脫更姓名曰張祿入秦
秦昭王以為客卿時魏冉用事雎說王廢之而代
為丞相号應侯他日須賈聘秦雎矯服見之賈曰
范叔固無恙一寒如此哉取緇袍贈之遂為賈御
至相府雎先入不出門下以實告賈乃膝行謝罪
雎曰汝得不死者以緇袍恋恋尚有故人之意尔
乃大供具請諸侯坐
堂上以莖豆食之

○趙括虛張無實言大而才踈其父母知之趙廷之
臣知之而敵國之人亦知之獨其君不之知者蓋
當是時應侯行千金於趙以為反間是必左右近

臣陰受秦賂相與蒙蔽主知故其君不悟至此人
多以名用入失之趙括不知括之在趙未嘗以名
聞也使括而以名聞於趙則秦當息之矣而胡為
利括之為將也是括虛張踈繆之實已又聞於隣
國其主不知之耳○問趙長平之敗曰長平之敗
豈不哀哉此不惟一趙括為之兵端一開平原君
實為之也蓋當是時秦嘗有事於魏韓而馬亭欲
嫁禍於隣國故以上黨自歸於趙夫秦拔野王而
上黨路絕是上黨之在韓也有已亡之形而秦有

垂得之勢今韓以空名歸趙實欲嫁秦兵於趙此
蓋馮其狙詐之術耳夫秦日夜勞心苦力以饗食
於韓今上黨有垂得之勢而趙乃欲安坐而利之
則雖疆犬不能得之弱小而弱小顧能得之疆犬
乎且無敵之獲有道之所深憂也非望之福哲人
之所甚禍也平原不見天下之大勢暗於狙詐之
術棄龜鑑之名言而自速危亡之禍則長平之敗
豈獨趙括為之哉

集覽

平原君按史記趙勝趙公李
最貧喜待士食客數千人相
惠文王及孝成王秦圍趙邯鄲盡散家之所有以
享士得死士三千人却秦軍號平原君與齊孟嘗

楚春申魏信陵號四豪
中時秦白起伐韓拔野王上黨略絕亭與其民謀
日鄭道已絕不如歸趙趙夜秦兵必親韓韓趙為
則可以當秦矣卒隆趙事在周赧王五十三年秦
拔野王按一統志野王縣名本漢所置今為河內
縣即懷慶有治所仍屬焉
日狙詐之家注狙猶莊子狙公朝三暮四以智籠
衆狙即狙詐之家也言兵法權謀家流用此巧詐
之計也
秦并六國如蠶食桑葉然必自所以及也
魯仲連亦戰國策士耳而奇氣踈節憤激陳義有
非策士所能及者鷹隼高飛於雲漢虎豹長嘯於
山林其頡頏飛騰之氣豈人之所能近哉一旦受
人之羈縻而恭養於鞶圈之中則與雞犬何異何

頡頏 一世

者惟其有所欲故也戰國游士大抵不勝其利欲之私心擔簦而往鼓篋而遊夫孰非有富貴之心者故一受人之羈縻甘人之養則雖有奇氣疎節將無所用之而俛首帖尾碌碌人下者徃徃而是也尚何望其憤激陳義哉仲連惟不見其所欲故不受人之羈縻不甘人之養是以高飛長嘯而足以頡頏於一世雖未必為天下士而人固以天下士奇之矣

藺相如 按史記相如趙城人初為繆賢舍人時趙有良璧秦請易以十五城相如奉璧

秦負約相如乃完璧歸趙及秦王與趙王會澠池秦王冷趙王鼓瑟相如亦請秦王擊缶秦終不能勝趙以功拜為上卿

龜山楊氏曰周室之季天下分裂為戰國游談之士

出於其間各挾術以干時君視其喜怒悲懼而押闔之徵名射利固無足道者間有感情激昂以就一時之功其材力有足過人而鮮克自重其身者何多耶予讀藺相如傳未嘗不壯其為人而惜其如此也夫秦藉累世之資肆虎狼之暴搏噬天下有并吞諸侯之心非可與禮義接而論曲直也相

君子所難

如區區掉三寸舌入睚眦不測之秦卒能以完壁歸亦足壯哉然當其捧壁睨柱示以必死蓋亦摩虎牙矣夫死非難死不失義不傷勇君子所難也且秦趙之不敵蓋雄雌之國也身之存亡非特一壁之重而社稷安危之機亦不在夫壁之存亡也然則趙之有壁存可也亡可也初相如捧壁入秦趙之君臣計議非有親秦之心特迫其威彊耳夫以示事大古之人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免者至棄國而逃况一壁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

出此乃以孤單之使逞螳怒之威抗臂秦庭當車轍之勢其危如一髮引千鈞豈不殆哉當是時使秦知趙壁終不可得則欲徼幸不死難矣若晉是則尚安得為不失義不傷勇乎不三數年趙卒有覆軍陷城之禍者徒以壁為之祟也然則全壁歸趙何益哉至於澠池之會則其危又甚矣方趙王之西也廉頗約以十月不返則立太子以絕秦望則是行也非有萬全之計雖無往可也傳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然後可以會二者一闕焉則危事

性理大全卷五十九

二十一

矣挾萬乘之君蹈危事非得計也相如為趙卿相
 其智勇不足重趙使秦不敢備焉乃欲以頸血濺
 之豈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歟嗚呼周
 道衰士無中行久矣區區戰國之際尚足追議其
 失哉予於相如惜其雄傑俊偉於戰國士有足稱
 者而其失如此故特為之論著云

覽集

是館怒之疾
莊子天地篇

或曰藺相如其始能勇於制秦其終能和以待廉頗
 可謂賢矣以其觀之使相如能以待頗之術待秦

蝮螳怒臂以當車
 輒必不勝任矣

乃為善謀蓋柔乃能制剛弱乃能勝強今乃欲以
 匹夫之勇特區區之趙而鬪強秦若秦奮其虎狼
 之威將何以處之今能使秦不加兵者特幸而成
 事耳朱子曰子由有一段說大段取他說他不是
 戰國之士此說也太過其實他只是戰國之士龜
 山亦有一說大槩與公說相似說相如不合要與
 秦爭那璧要之恁地說也不得和氏璧也是趙國
 相傳以此為寶若當時驟然被人將去則國勢也
 解不振古人傳國皆以寶玉之屬為重若子孫不

能謹守便是不孝當時秦也是強但相如也是料得秦不敢殺他後方恁地做若其他人則是怕秦殺了便不敢去如藺相如豈是孟浪恁地做他須是料度得那秦過了戰國時如此等也多黃歇取楚太子也是如此當時被他取了秦也不曾做聲

只恁休了

集覽

於荆山得玉璞獻之厲王以為詐則其左足武王即位復獻之又以為詐則其文王即位乃抱璞泣王使人問之曰臣非悲則寶玉而視之以石真事而各之以詐所以悲也王使玉人琢之果得玉封之零陵侯不就黃歇取楚太子通鑑周赧王五十二年楚頃襄王疾病黃歇侍太子子於秦聞之言於應侯曰楚王疾病恐不起秦若歸

其太子則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不歸則咸陽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應侯以告王王曰冷太子傳先往問疾反而後圖之欺與太子謀曰王疾病而陽文君之子二十人在中王若幸大命陽文君之子必立為太子不得奉宗廟焉乃邀太子變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身為守舍謝病度已遠乃自言請死王怒欲殺之應侯曰歌出身以衛其王太子立必用歌不如歸之以親楚王從之歌至楚三月而楚王薨太子即位是為考烈王以歌為相封為春申君

廉頗

秦不敢加兵於趙

蘇秦

張儀

按史記儀晉人張老之後世居河東始嘗與蘇秦俱學鬼谷子之術後相秦惠王言

听計從及蘇秦死後遂破從約約六國一事秦
身相報未至而惠王卒武王立不悅議上乃
親

東萊呂氏曰趙使武襄君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武襄

君廉頗出犇魏以是推之則向者肉袒負荆之悔

特感相如之義而非真悔也悔不發於已而發於

人烏可久邪覽集辰年趙孝成王使廉頗伐魏取繁

陽孝成王薨悼襄王立使樂乘代頗頗怒攻之遂
出奔魏魏不能用趙師數困王復思之使視頗尚
可用否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頗見使
者一飯斗米肉十斤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
報曰廉將軍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項之二遺矢矣
王遂不召楚人迎之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

趙人遂卒於楚

○蘇秦約從說齊王曰夫韓魏所以畏秦者為其與

秦接境壤也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

戰而不勝國已危亡故韓魏所以重與秦戰而輕

為之臣也吾不知蘇秦之說韓魏敢出此語乎此

蘇秦之所以為蘇秦也○蘇秦張儀同門友也蘇

秦將止秦兵不以情而遣儀乃以術而激儀何邪

蓋平昔師友之間未嘗用情故臨事不可以情告也

屈原按一統志原伯庸子名平楚武王子假後
乘食于屈因氏始仕楚懷王為三閭大夫

掌王族 三姓

屈原 忠清 潔白

朱子曰 屈原之心其為忠清潔白固無待於辨論而自顯若其為行之不能無過則亦非區區辨說所能全故君子之於人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略其細行之不能無弊則雖三人猶必有師者况如屈子乃千載而一人哉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此觀人之法也夫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故論其大節則其他可以一切置之不問論其細行而必其合於聖賢

之矩度則吾固已言其不能皆合於中庸矣尚何說哉

范雎 按史記雎魏人游說諸侯欲事魏家貧無以自資而先事魏中大夫須賈為賈所譖魏相攻殺之特脫身入秦為相封應侯

涑水司馬氏曰 穰侯相秦秦益疆宰制諸侯如嚴主之役僕夫左右前後無不如志此穰侯之功也范雎非能為秦忠謀亦非有怨於穰侯也欲行其說而穰侯適妨其路故控其喉拊其背而奪之位秦王視聽之不明遂至於遷逐母弟况穰侯何有哉

穰侯雖擅權未至如睢之所言孔子惡夫佞者豈

以此夫

覽集

穰侯秦通磁魏封楚人秦武王后羊氏異母弟也武王時任我用事及武王薨迎立其甥魏是為昭襄王拜為相既而為丞相封穰侯遂專國政諸侯畏之

總論

庸齋許氏曰春秋上下二百餘年其間人材有一節

一行之可稱者固難以指而數若夫宏碩之器明敏之識端實之行正大之議論未嘗不相望于世今試舉其材美之著者言之如齊之鮑叔管仲晉之舅犯先軫卻克趙衰宋之華元楚之子文蔣賈

秦之百里奚鄭之子產吳之季札此十數輩者皆足以尊主而庇民皆足以捍災而制變皆足以繼絕世而興治乎若較之三代王佐之才固未可同日語若求之漢唐全盛之際未見有出其右者然考諸人之事業其大者僅能輔其君以主夏盟餘皆保全境內幸免社稷之變遷而已遂使後之議者謂其規模淺狹皆無能用於天下而止足以用一國斯言也果足以病諸人乎愚竊以為春秋之時吾道與元氣會合者皆支離於光岳之分裂天

皇朝通志卷之二十一

綱地維一墜而難振民彝國政一壞而難修事物

統類一紛亂而未易以整齊當是之時陰陽氣運

之厄方有以成吾道之厄雖有偉人特起欲以天

下為已任吾知其材力無所施覽集按史記鮑叔牙齊人敬步

之子世為秦卿進管仲於桓公以身下之天下不

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子孫世祿於齊

有封邑者十餘世勇犯按國語狐偃字子犯晉太

夫文公為公子時出亡在外偃與兄毛從之十九

年比文公定王室宣信諸侯而霸天下大抵多偃

謀注狐偃為晉文公舅故曰舅犯鄧處按春秋傳

克晉人缺之子景公時使克於齊上頃公母從樓

上觀而笑之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

之言執政又伐齊使太子疆為質兵罷既而又

使克乘書轡厥以兵車八百乘與魯備共伐齊困

頃公齊敗走晉追北齊獻寶器求平不聽必得蕭

桐姪子為質齊使曰蕭桐姪子頃公母頃公母猶

晉公母奈何必得之不義請復戰晉乃許平宋

華元按左傳宋文公四年鄭伐宋宋使華元將元

人將戰殺羊以食土其御羊羹不及故怨馳入鄭

軍元敗績文公因之楚之子文按一統志子文姓

闔名穀於荊春秋楚人仕楚為令尹三仕三已無

喜愠色禱令尹之政必告新令尹孔子稱之曰忠

秦

秦之百里奚按春秋傳百里奚宛人事虞公七年

而無所遇知其將亡不諫而先去之秦困於牛口

之下秦繆公聞其賢以五羊贖之授

以國政秦日強盛號曰五幾大夫

始皇

按史記始皇名政莊襄王之子實呂不韋

之遺腹子也二十六年始滅六國初并天

下更號皇帝以水德王十月為歲首變三代

燒詩書百家語坑諸生四百六十餘人在位
三十七年居帝位十一年有二十二年東巡狩崩于沙丘

或云秦始皇用王翦將兵伐楚翦請田宅甚衆或者
非之翦曰王怛中而不信人今空國中之甲士盡
以委我儻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則王疑我矣范
陽張氏曰君臣至於此衰世之風也君不信其臣
故以術而御其臣臣不信其君故以術而防其君
君臣上下無非以術相與欲其終始無間難矣然
當此時三綱五常既已淪斃使秦皇不疑其臣則
臣下必移其權使王翦不防其君則後白必被其

禍君臣之風喪至此天下可知矣

集覽

翦穎陽人將

兵六十萬屬楚王負芻以其地置楚郡用兵與白
起齊名
王曰中而不信人王翦傳註徐廣曰怛一
作粗通鑑釋文曰怛
通作粗心不精也

或問自秦始皇變法之後後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
也朱子曰秦之法盡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後世
不肯變且如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秦則
兼皇帝之號只此一事後世如何肯變又問賈生
仁義攻守之說恐秦如此亦難以仁義守之曰他
若延得數十年亦可扶持整頓只是犯衆怒冬下

面逼得來緊所以不旋踵而亡如三皇五帝三王
以來皆以封建治天下秦一切掃除不留種子秦
視六國之君如坑嬰兒今年捉一人明年捉兩人
絕滅都盡所以犯天下衆怒當時但聞秦字不問
智愚男女盡要起而亡之陳涉便做陳王張耳便
做趙王更阻遏他不往漢高祖自小路入秦由今
襄陽金商藍田入關項羽自河北大路入關及項
羽盡殺秦人想得秦人亦悔不且留取子嬰在也
茅蕉按史記焦齊人秦繆毒之亂始皇遷太后於雍下令曰敢諫者死諫而死者二十七

齊人齊客第焦最后諫言甚切

陳勝按史記勝陽城人嘗與人傭耕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勝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遂起兵于漁陽二世

世元年七月與吳廣詐稱公子扶蘇弒大楚將軍章期拒之廣為神將田成所殺勝之御莊賈弒勝以降秦

潛室陳氏曰秦遷太后於離宮諫死者二十七人而

後來之輸忠者猶未已夫秦無道極矣而在廷何多直節臣也且其諫者非必皆社稷之臣皆貴戚之卿也非必皆析秦之圭皆儋秦之爵也又非必

皆秦之所產，自直言之士也。而為是奮死而不顧，蓋生乎戰國之世，無一而非口舌之士，仕於亡國之朝，無一而非口舌之功。故常喜出於波濤洶湧之間，游人之所不能沫與濟俱沒，與汨俱出而幸不死焉。是其所以為工耳。若夫潢汙行潦，翁稚子可褰裳而濟，彼豈以是而動其心哉？此所以積尸秦庭而後來者愈出而愈奇也。雖然，亦危矣。逆驪龍之領，卞而取其珠，料虎口而奪之食，若茅蕉者，亦幸矣。

集覽

驪龍之須下而取其珠，世說河上翁家貧，婦繅繭而食，其子沒川得金。

之珠翁曰珠在驪龍領下子遭其難也使其寤子富為整料虎頭編虎鬚走料虎頭編虎鬚幾下脫虎口哉

陳涉之王也，其事至微淺，然縉紳先生抱祭器而往歸之，張耳陳餘房君之徒，又皆以興王之業，訖之舊史，按其行事，謂其不幸如是，而致敗，設不如是，其事當復如何耶？至其再三致意也，猶曰其所置王侯將相，竟足以亡秦，且涉所置王侯將相，微矣，而史誇之，若曰夫涉起謫戍而首事，志在免死而已，其大要不過偷一時之欲，其用軍行師未嘗

秦民之湯武

有一日之規徒不勝其憤憤之心決一旦之死為天下首事蓋未知烏止誰屋也在天下後世正不當以興王之事責之舊史猶復云云至今尚論涉事者猶惜其孰得而孰失也吁亦悲矣天下苦秦之禍故家遺俗豪人俠士喪氣畧盡乃其所不慮之成卒猶能為天下而首事雖其人物卑陋事至微淺而古今猶幸之蓋積萬年之憾而發憤於陳王猶曰此秦民之湯武耳

從漢高帝定天下以功封趙王陳餘按史記耳大梁人嘗七一命游外黃後梁人好儒術與張耳為刎頸交秦成魏購求耳餘

覽集張耳按史記耳大梁人嘗七一命游外黃後

兩入變姓名俱之陳為里監門後從陳勝一起兵餘立為代王烏止誰屋詩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總論

五峯胡氏曰

一氣太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

湮人消物盡舊迹亡滅是所以為鴻荒之世歟氣復而滋萬物化生日以益衆不有以道之則亂不有以齊之則爭敦倫理所以道之也飭封井所以齊之也封井不先定則倫理不可得而敦堯為天子憂之而命舜舜為宰臣不能獨任憂之而命禹禹周視海內奔走八年辨土田肥瘠之等而定之

立井牧多寡之制而授之定公侯伯子男之封而建之然後五典可敷而兆民治矣此夏后氏之所
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侵小強侵弱智詐愚禹之制浸隳浸紊以至于桀天下大亂而成
湯正之明其等申其制正其封以復大禹之舊而
人紀修矣此殷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
物大侵小強否弱智詐愚湯之制浸隳浸壞以至
于紂天下大亂而周武王征之明其等申其制正
其封以復成湯之舊而五教可行矣此周之所以

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吞小強侵弱智詐
愚武王之制浸隳浸亂先變於齊後變於魯大壞
於秦而仁覆天下之政亡矣仁政既亡有天下者
漢唐之盛其不王人也非天也其後亡天也非人
也噫孰謂而今而後無繼三王之才者乎病在世
儒不知王政之本議三王之有天下不以其道而
反以亡秦為可法也

或問關中形勝周用以興到得後來秦又用以興朱
子曰此亦在人做當春秋時秦亦為齊晉所軋不

得伸到戰國時六國又皆以夷狄擯之使不得與中國會盟及孝公因此發憤致得商鞅而用之遂以強大後來又得惠文武昭襄皆是會做底故相繼做起來若其間有一二君昏庸則依舊做壞了以此見得形勝也須是要人相副因言昭王因范雎傾穰侯之故却盡收得許多權柄秦遂益強豈不是會

覽集 惠文武昭襄 大人通要秦惠文王孝公 子以周顯王三十二年即位蒙已成之業諸侯來朝天子賀致文武昨戰勝魏納地至再五國之師會盟攻秦出兵迎敵五國敗走秦是滅蜀伐趙伐韓伐楚凡斬首五十五萬二千存位二十七年。武王名蕩惠文王子以周赧王

五年即位韓魏齊楚趙皆實從初置丞相甘陵拔韓宜陽斬首六萬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說牽馬絕膝而死在位四年。昭襄王名稷武王異母弟以周赧王九年即位伐楚伐韓魏伐齊伐趙以燕凡斬首首虜坑殺坑死一百二十四萬六千遂并西周而赧王亡矣在位五十六年。○問温公稽古錄秦論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矣又引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其竊謂秦以虎狼并天下設使守之以道且不可保况又非其道耶論者不當徒各其守之非道而不論其攻之已不善也曰賈生温公之論若究其極固為有病然彼其立

論非為攻取者謀以為可以如是取之而無害也
乃為既得之後而謀以為如是則或可以守耳今
且試以身處胡亥子嬰之地而自謀所以處之之
宜則彼前日取之之逆者既不可及矣吾乃可以
拱手安坐以待其亡耶集覽按通鑑秦二世胡亥始皇少子始皇崩李斯趙高矯詔殺太子扶蘇而立之在位僅三年陳勝吳廣兵起沛公率兵入關趙高弑之于望夷既而使齋見番乃稱病不行高自往請嬰刺弑官更其子族在位僅四十六日沛公兵至新上子嬰素車出降而天下歸漢

新刻性理大全第五十九卷終

新刻性理大全第六十卷

歷代二 溫陵 九我 李太史 校正

秦西漢

高帝

按漢書高帝姓劉名邦字季沛豐人秦亂起兵於沛自立為沛公入關受秦降為漢王五年即帝位都長安以火德王諡遠矣然不事書禮文制度大抵襲秦所以漢治不能復古在位十二年

程子曰高祖其勢可以守關不放入項王然而須放

他人來者有三事一是有未坑二十萬秦子弟在外恐內有父兄為變二是漢王父母妻子在楚三

是有懷王

覽集

懷王按漢書懷王名心楚王孫也項梁起兵立之以從人望及梁死諸將

尊為義帝王約遺兵伐秦先入關者王之及沛公先入項羽致命于王王曰如約羽大怒徙之并掘潛遣英布弑之

元城劉氏與馬末卿論圍碁曰碁中有一事今與公論之某嘗見高碁云高低碁不甚相遠但高碁識先後着耳若低碁即以後着為先着故敗昔有高碁曰漢高帝方黥布以窮來歸故洗足不起以挫其銳布欲自殺後見張御從官如漢王則又大喜過望此識先後着也又有低碁曰梁武帝方侯景

以窮來歸遽裂地而王之其後景凡有所須輒痛挫仰之故景反而梁亡此以後著為先着也又曰圍碁有過行者必須皆是高碁而當局者為利害所昏故藉傍人指之尔若低碁雖是提耳而明告之亦不悟也昔漢高帝聞韓信欲為假王輒大怒慢罵良平躡足此過行法也且高帝見處不甚相遠但高帝當局而迷爾使良平遇暗主雖累千萬言亦何益哉

覽集

黥布以窮來歸故洗足不起以挫其銳通鑑漢王二年隨何說九江

王黥布畔楚歸漢既至漢王方踞床洗足召布入見布悔怒欲自殺及出就舍張御從官皆如

漢王居又大喜過望侯景以窮來歸遂裂地而王
 之通鑑梁武帝大清元年東魏士行臺侯景遣使
 奉表于梁請舉河南十三州內府梁主召群臣
 議皆言項與魏和不宜納其叛臣梁主自謂我
 家如今國無一傷缺恐納景因以生事惟朱異力
 勸納之梁主乃以景為大將軍封河南王都督河
 南北諸路事聞韓信欲為假王輒大怒慢罵良平
 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請為假王以鎮之
 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且暮望若來乃自立邪
 張良陳平罵王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
 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王
 悟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何以假
 為即遣良操印立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

或問高祖為義帝發喪是詐後如何却成事朱子曰
 只緣當時人和詐也無如五伯假之亦是諸侯皆

不能假故也

集覽

高祖為義帝發喪通鑑漢王二年
 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
 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無道放弑其王天下之賊也
 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為之
 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於是漢主為義帝發喪告
 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今項羽放弑之寡人悉發
 關中兵救三河之士南浮江漢而下願從諸侯王
 擊楚之弑也
 義帝者

○漢高祖取天下所謂仁義者豈有誠心哉其意
 本謂項羽背約及到新城遇三老董公遮道之言
 方假此之名以正彼之罪所謂縞素發喪之舉其
 意何在似此之謀看當時未必不是欲項羽殺之

而後罪之也

覽集

及到新城遇三老董公迹道之言

官表二祭法十一里一亭十一亭一鄉一鄉置有秩三老一人掌教化又擇鄉三老中一人為縣三老楚漢春秋六董公八十三歲其名未詳秦世隱士遮道而說遂封為成侯樂彥云橫道自言曰遮說

○廣武之會太公既已為項羽所執高祖若去求

告他定殺了只得以兵攻之他却不敢殺時高祖

亦自知漢兵已強羽亦知殺得無益不若留之庶

可結漢之權心一云使高祖屈意事楚則有俱斃

之歸也問舜棄天下猶敝屣曰如此則父子俱就戮

爾亦救太公不得若分羹之語自是高祖說得不

是

覽集

廣武之會太公既已為項羽所執通鑑漢王

四年漢與楚皆軍廣武羽為高祖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不急下吾烹太公王曰吾與汝俱此

○高祖斬丁公赦季布非誠心欲伸大義特私意

耳季布所以生蓋欲示天下功臣是時功臣多故

不敢殺季布既是明大義陳平信布皆項羽之臣

信布何待反而誅之

覽集

斬丁公漢書丁公楚人季

布母弟為項羽將嘗逐窘帝彭越西楚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乃還及帝乎楚謁見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為臣不忠使項王笑天下遂斬之曰後世為人臣無效丁公也赦季布通鑑季布楚人為項羽將數窘帝

此理大全卷六十一

羽城帝曠求布敢匿者罪三族布乃髡鉗為奴自
賣於烏朱家朱家必知其布乃之洛陽見滕公曰
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耳以布之賢漢求之急不
北走胡南走越耳此棄世士資敵國也滕公言于
上乃赦布
乃拜中

南軒張氏曰惟仁義足以得天下之心三王是也高
帝之興亦有合乎此是以能剪暴秦滅強項而卒
基漢業方懷王遣將入關諸老將固以為沛公素
寬大長者而心歸之至於三章之約其所以得乎
民者深矣此非其所謂仁者歟予每愛三老董公
之說以為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

成名其為賊敵可乃服三軍之衆為義帝編素聲
項羽之罪而討之於是五十六萬之師不謀而來
從義之所感也使斯時高帝不入彭城置酒高會
率諸侯窮羽所至而誅之天下即定矣惜其誠意
不篤不能遂收湯武之功然漢卒勝楚卒亡者良
由於此名正義立故也
三章之約漢書沛公西
入成陽還軍霸上悉召
諸將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與諸
侯約先入關中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
三章耳殺入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苛
法秦民大喜悅彭城置酒高會通鑑漢王二年漢
王率五諸侯兵伐楚入彭城收其貨貨美入置酒
高會項羽方擊齊聞之自以精兵三萬還擊漢大

正理大全卷六十一

破漢軍於睢水上死者二十萬人水為之不流
漢主三十三也會木風從西北起折木為屋揚沙石
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審食其從太公呂氏
間行遇楚軍為楚軍所獲諸侯復背漢與楚

○問高祖規模弘遠何事可驗曰約法三章用三
老董公仁義之說此一事可驗○嘗讀漢史至平
城之圍內外不通者七日用陳平秘計僅而獲免
未嘗不為高帝危之班固號良史於陳平之計亦
莫得聞意必猥陋可羞之甚故平亦恥諱不欲自
貶笑於後世也猶幸有平計可用耳腕或無策則
漢家社稷豈不寒心雖欲斬十使封婁敬尚及為

人主當端一心

乎一聽之誤為禍如此幸免而悔所失已後焉若
審聽於初而不輕用以取辱乎又曰高祖平生好
謀能聽自起布衣以有天下用人之言鮮有誤者
至此忽輕信十輩之言其病安在蓋由急於功利
之故惟帝貪易擊之利遂欲邀功於遠夷此念既
萌利害倒置故十輩之言得以入之雖有婁敬之
忠反怒其妄言沮軍也是故為人主者又當端其
一心勿以小功淺利自惑其聰明則臣下是非之
言可以坐照而挾功利之說者亦無隙之可乘矣

覽集

平城之圖通鑑漢高帝七年匈奴寇邊帝自將擊之聞冒頓單于君代谷使人觀之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使覘敵往使未還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敬還韓曰兩國相擊此宜矜奇兵以爭利愚徒徒見羸瘠者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時兵已業行上怒罵曰齊勇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敵黃武遂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計計使使間厚遺閼氏冒頓乃解圍去漢亦罷兵歸斬前使十輩放其妻敵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封為建信侯陳平秘計祭府平城之圍陳平知閼氏妬忌造木偶人舞埤間閼氏慮冒頓下城納之乃退軍史云秘計却其策下尔

潛室陳氏曰楚懷王之亡也天將以興漢乎懷王之

死也天將以亡楚乎夫懷王項氏所立此豈深德於項今觀懷王在楚會無絲粟之助於楚而獨屬意於沛公方其議遣入關也羽有父兄之怨於秦所遣客莫如羽者顧不遣羽而遣沛公曰吾以其長者不殺也沛公之帝業蓋於是乎興矣至其與諸將約也曰先入關者王之沛公先入關而羽有不平之心使人致命於懷王蓋以為懷王為能右已也而懷王之報命但如約而已以草莽一時之言而重於山河丹書之誓羽雖欲背其約其如負

天下之不直何是沛公之帝業又於此乎定矣夫
 項氏之興本假於片楚之遺孽顧迫於亞父之言
 起民間牧羊子而王之蓋亦謂其易制無他而豈
 料其賢能若是耶始而為項氏之私人而今遂為
 天下之義主始以為有大造於楚而今則視羽蔑
 如也則羽此心之鬱鬱悔退豈能久居人下者自
 我立之自我廢之或生或殺羽以為此吾家事而
 不知天下之英雄得執此以為辭也故自三軍編
 素之義明沛公之師始堂堂於天下而羽始奄奄

九泉下人矣懷王之立曾不足以重楚而懷王之
 死又適足以資漢然則范增之謀欲為楚也而祇
 以為漢也嗚呼此豈沛公智慮所能及哉其所得
 為者天也此豈范增項羽智慮之所不及哉其所
 不得為者亦天也

集覽 起民間牧羊子而王之通鑑
 秦二世二年居乘人范增年
 七十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首事不以立楚後而
 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蠶起之將爭附君
 者以君世世楚將必能復立楚之後也梁然其言
 乃求得一懷王孫心於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懷
 王以從民望

○高帝之為義帝發喪也三軍編素天下之士歸

心焉雖歿帝亦詭而用之耳夫帝之於懷王也君臣之分未定也生則嘗以天下之義主而事之死則以為天下之義主而喪之此蓋項氏之短而大其辭以執之是二老董公之善謀豈出於帝之本情哉○問高帝約法三章如何曰沛公之始入關也與秦父老約法三章是時沛公猶未王關中也而輒與其民私約如此殆類於兒曹嘔啞之為者當雌雄未定之時務為寬大長者以媚悅斯民孰不能者及項氏既滅天下一家正高帝創法定令

直全 一言 其利 博

之時也而三章之法不移如山豈兒輩嘔啞之恩姑以媚悅於一時者哉使其存心存聞出於至誠憐恤之意雖草莽私約遂以為漢世不刊之典真主一言其利博哉○問高祖大封同姓卒有尾大不掉之患高祖明達何不慮此曰懲戒亡秦孤立之弊故大封同姓聖人謂百世損益可知此類是也周以封建亡故秦必損之秦以不封建亡故漢必益之事勢相因必至於此兼漢初戶口減少封諸王時計地故封三庶孽分天下半其後戶口日

蕃所以疆土

覽集

大封同姓

漢高帝六年帝欲大封同姓以鎮中
天下分楚地為十國以淮東五十三縣立從兄將
軍賈為荆王以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立弟文
信君交為楚王以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
宜信侯喜為代王以膠東膠西臨菑齊北博陽城
陽郡七十三縣立微時外婦之
子肥為齊王故曰大封同姓

○問漢高人謂其寬仁長者韓彭英盧曾未免於

誅死何耶曰方事之殷能奪諸公死力是高祖善

將將處及事之定置諸公於死即將將之餘習未

忘寬仁其天資殘忍是無學問

覽集

韓彭英盧謂韓

彭也史謂英布六安人少時客相之曰當刑而亡
及此坐法驟因吹姓英秦未以兵屬項梁楚漢元

年項羽封九江王二年始漢漢封淮南王五年漢

滅楚彭韓被誅因而謀反上自將討之戰敗被殺

○盟縮沛人與漢高帝同里問其生又與帝同日

帝以為太尉封長安侯帝即位之伴燕王臧荼反

帝擊虜之立縮為燕王十年相國陳希反縮與通謀

帝召縮不至十二年遣樊噲將兵擊之縮亡入匈奴

○問漢高祖為義帝發喪與曹操挾天子以令天

下未審如何曰為義帝發喪因人之短而執之挾

天子以令天下負已之有而挾之雖皆詭之為名

但一則豪傑起事舉動光明一則奸雄不軌蹤跡

暗昧為義帝發喪無君之罪在項羽挾天子以令

諸侯無君之責在曹操

曾齋許氏曰高祖自有取天下才量如推車子須是

自推得六七分則人扶領二三分雖陡峻處都行

得若全推不得全仰別人平地上也行不得况陡

險乎諸功臣但輔翼之也躡足不悟後大害事

文帝按漢書文帝名恒高祖弟二十子初封代王

周勃等迎立之謀諸呂以安劉氏為人謀

程子曰漢文帝殺薄昭李德裕以為殺之不當温公

以為殺之當說皆未是據史不見他所以殺之之

故須是權事勢輕重論之不知當時薄昭有罪漢

使人治之因殺漢使也還是薄昭與漢使飲酒因

忿怒而致殺之也漢文帝殺薄昭而太后不安奈

何既殺之太后不食而死奈何若漢治其罪而殺

漢使太后雖不食不可免也須權他那箇輕那箇

重然後論他殺得當與不當也覽

同母弟追帝即位封昭為將軍與漢使飲酒因忿怒而殺之帝不忍誅使公卿往哭昭自殺李德

裕按唐鑑德裕黃皇人吉甫之子穆宗肉推幹林

李士凡師令大興典再皆更其手敬宗朝飲州表六

尉封衛國公自元和后用年宰相或不休沐或繼

决沛然若無事之時

龜山楊氏曰文帝以竇廣國有賢行欲相之恐天下

以為私不用用申屠嘉此乃文帝以私意自嫌而
不以至公處已也廣國果賢邪雖親不可發果不
賢邪雖疎不可用吾何容心哉當是時承平日久
英才間出擇可用者用之可也必曰高帝舊臣過

矣

竇廣國拔漢書廣國字少君平陵人文皇后之弟少貧賤右新正與元長君至長安自陳

帝選在德行與君由此為退讓君于不敢以富貴驕人帝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外戚久念不可乃止之卒封安豐侯申屠嘉按漢書嘉梁人以材官蹶張從高祖擊項羽累官都尉歷淮陽守文帝時遷御史大夫拜丞相封故安侯嘉為人廉直不受私謁御史大夫拜丞相封故安侯嘉為人廉直

京帝
恭儉
之主

朱子曰三代以下漢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問文

帝好黃老亦不免有慘酷處莫是纔好清淨便至
於法度不立必至慘酷而後可以服人曰自清淨
至慘酷中間大有曲折却如此說不得惟是自家
好清淨便一付之法有犯罪者都不消問自家但
看法如何只依法行自家這裏更不與你思量得
此所以流而為慘酷或曰黃老之教本不為刑名
只要理會自己亦不說要慘酷但用之者過耳曰
緣黃老之術凡事都先退一着做教人不防他到

生理大全卷六十一 龜山楊氏 十二

京師

得逼近利害也便不讓別人寧可我殺了你定不容你殺了我他術多是如此所以文景用之如此文帝猶善用之如南越反則厚禮以誘之吳王不朝賜以几杖等事這退一着都是術數到他教太子晁錯為家令他謂太子亦好學只欠識術數故以晁錯傳之到後來七國之變弄成一場紛亂看文景許多慈祥愷悌處都只是術數然景帝用得不好如削之亦反不削亦反覽集南越反則卑辭厚禮以誘之通鑑漢文帝元年南越王陀反遣太中大夫陸賈使南越賜陀書陀皇恐頓首謝罪稱臣奉

貢吳王不朝賜以几杖等事漢書孝文帝時吳王濞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與道不恭皇太子引傅局提殺之吳王稱疾不朝京師一繫治驗問吳使者吳王恐殆有反謀後經人具秋請文帝從問之對曰察見滯中魚不祥唯上棄前過與之更始於是文帝乃赦吳使者歸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謀益觴

○問文帝欲短喪或者要為文帝遮護謂非文帝短喪乃景帝之過曰恐不是恁地文帝當時遺詔教大功十五日小功七日織三日或人以為當時當服大功者只服十五日當服小功者只服七日當服織者只三日恐亦不解恁地臣為君服不服則已服之必斬衰三年豈有此等級或者又說古

去聖大...

者只是臣為君服三年服如諸侯為天子大夫為諸侯及畿內之民服之於天下吏民無三年服道理必不可行此制必是秦人尊君卑臣却行這三年至文帝反而復之耳

集覽

文帝欲短喪通鑑文帝後七年夏六月帝崩遺詔短喪

南軒張氏曰

文帝初政良有可觀蓋制事周旋為慮深遠懇惻之意有以得人心三代而下亦未易多見也文帝以庶子居藩國入踐太統知已之立為漢社稷非為已也故不敢以為已私有司請建太子則先示博求賢聖之義而又推之於吳王淮

志信
可行
松密

南王有司請王諸子則先推諸兄之無後者而立之其辭氣溫潤不迫其儀誠足以感人也凡所以施惠於民者類非虛文皆有誠意存乎其間千載之下即事而察之不可掩也史於其編年曰帝既施恩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修代來功觀諸此又可見其明先後之宜而不敢私已記史者亦可謂善發明矣其待夷狄蓋亦有道以南越尉佗之強恣自高帝猶難於服之而帝特施恩惠遣使遺以一書而佗即自去帝制下國中稱漢皇帝

性理大全卷六十一

道錄卷六十一

十三

賈誼
為當
時英
俊

賢天子皇恐報書不敢慢予嘗諱味帝所與書則
知忠信之可行於蠻貊也如此書之首辭曰朕高
皇帝側室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蓋後世之待夷
狄往往好為夸辭於是等皆在所蓋覆矯飾以示
之者也而帝一以其實告語之彼亦豪傑也見吾
推誠如此則又安得不服故其報書首曰老夫故
越吏也文帝不以高帝側室之子為諱則佗敢以
越使為歎哉若吾以驕辭善之則彼亦且慢以應
我必然矣推此一端忠信可行於蠻貊可不信哉

以文帝天資之美初政小心畏忌之時得道學之
臣佐之治功之起豈不可追三代之餘風惜其太
臣不過絳灌申屠嘉之徒獨有一賈誼為當時英
俊而誼之身蓋自多所可恨而卒亦不見庸也故
以帝之賢僅能為一時之小康無以垂法於後世
如淮南薄昭之事未免陷於刑名之家衰世之事
至於即位歲久怠肆亦萌新垣平之邪說故得以
入之然終以其天資之高旋即悟也其終詔有曰
惟年之夕長懼于不終蓋可見帝之能察乎此矣

生理大全卷六十一

五

嗚呼亦賢矣哉故予猶重惜其諸臣之無以佐下

風也覽集吳王漢書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初帝封

曰漢后五十二年東南有亂豈若邪然天下同一姓一

家慎先及對曰不敢文帝時濞以博局殺子之故

稱疾不朝帝賜几杖以厚之景帝時濞即山鑄錢

復海為鹽誘引此通謀為不軌晁錯勅之詔削封

邑濞與七國率兵反上遣周亞夫將兵誅之淮南

王漢書淮南厉王長高帝少子也高帝八年過濞

趙王獻美人幸而有娠趙王策外宮食之及貫高

拜謀反并連治王不捕王母兄弟弟交美人繫之河

內生厲王即自殺帝合呂氏育

之十一年誅英布立為淮南王

或問肉刑始于苗堯因之而不革更虞夏商周而又

不革漢文以一女子之言而革之何唐虞三代不

知出此也文帝除之而刑亦措何邪潛室陳氏曰

先儒謂井田學校封建肉刑四者廢一不可不知

秦變古法凡古人教民養民處掃地不存單獨留

肉刑以濟其虐雖微文帝必有變之者此蓋損益

盈虛理勢必至能通變宜民雖成康復起不能易

也覽集肉刑始于苗慈湖王氏幼季曰肉刑者墨劓

周改為刑文帝本紀詔曰今法有肉刑三注李奇

曰高帝約法三章無肉刑文帝則有肉刑漢文以一

文帝通變宜民

四者不可

仁厚
中有
神武

○問漢文平生所為大抵出於黃老至其得力處亦是黃老不聞有無情少恩之病何邪曰文帝天資粹美却能轉得黃老不好處作好處景帝天資刻忍却將黃老好處轉作不好處○問漢文殺薄昭李德裕以為殺之不當温公以為殺之當未知孰是曰雖未免少恩然以文帝仁厚之資為之乃是借一人以行法於仁厚中有神武焉○問漢文時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此與唐之陵夷藩鎮邀節旄者何異不幾於姑息之政欤曰文帝是純任

兩事
不可
同日
語

德教權剛在上伸縮由已唐一向姑息權柄倒持于下示奪由人兩事不可同日語集覽唐自安祿山史思明之亂肅宗幸長安分河北地附授叛將後遂效戰國胥解相依以土地傳子孫謂之藩鎮也蘇鵬演義曰節編毛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以為名長一尺二寸大將所擁秦漢以下改為漢幢之形近世漸長數尺旄旌旌也亦作髦史記釋文曰旄頭幢也蓋以膠尾著於竿頭也

○問晦翁以三代而下皆人欲而非天理且如漢文帝資稟純粹如何斷以人欲曰晦翁此語止謂秦漢而下不曾有徹底理會李問人其中好者只是天資粹美暗合聖賢元不從李問中來文帝是若

性理大全卷六十

通鑑念論

十六

便是湯文以上人

性理大全卷六十一 通鑑卷六十一

似此人主更從孝問中徹底理會便是湯文以上人○問天下之患莫大於本小末大周之內輕外重宜若難久而卒綿遠漢之內重外輕宜若足以相制而猶有七國之禍何邪曰周雖諸侯彊大猶能支吾數百年先史喻為百足蟲所以難死者扶之者多也漢七國之禍亦自外重自此以後日以輕矣

七國之禍

通鑑漢景帝三年吳王濞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楚王戊趙王遂反以周亞夫為太尉討兵討之二月亞夫大破吳楚軍漢王走越成自殺

景帝

按漢書景帝名啟文帝太子性猜好殺父子夫婦君臣之間愧德多矣獨能節儉不

五峰胡氏曰

漢景以郅都寤成為中尉以嚴酷治宗

室貴戚人人惴恐夫親親尊尊之道必選天下有

節行賢德之人為之師傅為之交遊則將有大人

君子可為天下用何有愛其犯法耶治百姓亦然

修崇孝校所以教也刑以助教而已非為治之正

法也

集覽

郅都按漢書都河東太陽人景帝時為中尉將敢直諫拜濟南太守公廉有勇氣後

近中尉行法不避貴戚時孫蒼雁鳥密審成按漢書成南陽穰人以節調者事景帝性最暴消賊任威郅

安費遵守孝文承中業移風易俗貫朽粟陳故文景此稱賢君然稽古禮文猶多闕焉在位六十

性理大全卷六十一 通鑑卷六十一

都死後宗室多犯法上召為中尉蒙傑牌之武帝
即位為內史尋遷內都尉關吏稅肆群國出入
關者魏曰寧見
乳鹿無值成怒

武帝

按漢書武帝名徹景帝太子雄才大畧罷
黜百家表章六經踰令文章煥然惜其外
勞武帝功內極土木信惑神怪將無度百姓疲
故欲輪臺詔漢幾不免為秦矣在位五十四年

朱子曰武帝病痛固多然天資高志向大足以有為

使合下便得箇真儒輔佐豈不大有可觀惜乎無

真儒輔佐不能勝其多欲之私做從那邊去了欲

討匈奴便把呂后娼書做題目要來揜蓋其失他

若知得此豈無修文德以來道理又如討西域初

武帝
足以
有為

入天
回天
以帝

一番去不透又再去只是要得一馬此是甚氣力

若移來就這邊做豈不可未年海內虛耗去秦始

皇無幾若不得霍光收拾成甚麼輪臺之悔亦是

天資高方如此嘗因人言太子仁柔不能相武答

以正欲其守成若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迹可見他

當時已自知其罪向若能以仲舒為相汲黯為御

史大夫豈不善哉

呂后娼書

漢書外傳呂后娼書
頭高后時遺書曰孤憤之君
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
遊中國陛下孤立孤憤欲君兩主不泉無以自娛
願以所易其所无高后報書曰單于不樂飲邑
賜之以書敝邑恐懼退且自圖年老氣衰齒髮墮

武帝四事

武帝足以回天之心

落行步失度單于過
听不况以自死矣

南軒張氏曰武帝奢侈窮黷之事與秦皇相去何能
尺寸然不至於亂亡者有四事焉高帝寬大文景
惠養其得民也深流澤滂濞未能遽泯非若秦自
商鞅以來根本已蹶民獨迫於威而強服耳此一
也武帝所為每與六經戾夫豈真能尚儒者然猶
表章六經聘召儒生為稽古禮文之事未至蕩然
盡棄名教如秦之為此二也輪臺之詔雖云已晚
然詳味其辭蓋真知悔者誠意所動固足以回天

四者相須維持

人之心自詔下之後不復萌前日之為思與民休
息矣與卒死於行而不之悟者蓋甚有問秦穆之
誓聖人取其悔過列之於書示於輪臺之詔每三
復焉蓋以為存亡之幾所係耳此三也惟其能悔
過也故自是之後侈欲之機息而清明之慮生是
以能審於付託昭帝之初霍光當政述文景之事
以培植本根於是興利之源塞而惠澤復流有以
祈天永命矣此四也以四者相須而維持是以能
保其祚然向使武帝老不知悔死於熾然私欲之

中則決不能善處其後雖使賴高文景之澤以免
 其身旋即始矣故予深有取於輪臺之詔以為存
 亡之幾所係也然其能卒知悔者則以其平日猶
 知誦習六經之言聽儒生之論至於力衰而意怠
 則善端有時而萌故耳然則其所以不至亂亡者
 亦豈偶然也哉

集覽 昭帝按漢書昭帝名弗陵武帝
 幼十歲即位霍光秉政天
 無事惜其享國不末無子而立昌邑王賀
 無德光廢之乃立宣帝在位十三年

姓曰室陳氏曰 武帝之伐匈奴也不絕太漠不襲王庭
 則不足以泄其怒其通西域也不窮河源不歷懸

度則不足以快其欲其事土木也不千門萬戶則
 不息其聚斂也不告緡則不休其深刑也不根株
 則不已其崇儒也不辟雍則不樂其務農也不代
 田則不為至其老而悔過不下輪臺之詔則不足
 蓋天地之間凡可以力致者武帝皆能以力致之
 而有不吝於力致者獨其終身用力於神僊曾不
 獲如其意蓋嘗疑神於蓬萊蛇形於海上魂交黃
 帝而夢接安期矣亦嘗父事少君師事文成五利
 公孫卿而賓齊魯之士矣而卒莫能致也豈其力

尚不足耶嗚呼武帝窮奢極欲以從富貴之樂使
神仙道家之事為不無蓋非帝之所可冀矧其實
無有哉今徒狃於力之所可為而謂神仙可以力
致曾不察其理之有無也使天下而有是理則須
帝之力而可致如其無是理也則雖帝之力何所
用哉觀諸此世之神仙者亦可以已矣

覽集

伐匈奴
世不先

犬莫不嬰王庭則不足以世其怒通鑑武帝元狩
四年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青力部前將軍李廣失
道自殺去病病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絕大漠封狼
居山而還自是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通鑑
或也不窮河原不歷懸度則不足以決其欲通鑑
元狩元年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窮河源而通流

國復事西南夷事土木也不千門萬戶則不也通

鑑武帝太初元年春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東
鳳闕西虎圈北太液池中有新臺蓬萊方丈瀛州
壺梁南玉堂壁門立神明臺非幹樓輦道相屬

飲也不告緡則不林通鑑武帝元狩四年詔令諸
賈人末作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第及
民有船車者皆有算匪不自占占不悉成邊一歲
沒緡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界之其深刑也不根

株則不巳通鑑武帝元鼎三年令株送徒入財補
即初所志言世家第子富人亂齊民乃徵諸犯令
相引致千人各曰株送徒入財者得捕一即選衰
矣僕平淮書富人闖難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
徵犯令相引命曰株送徒其禁偏也不辟雍則不

經傳子定生負興大李崇儒重道所以為得也
士置弟子五十人陳何父曰武帝表章六經置五
經博士定生負興大李崇儒重道所以為得也
搜粟都尉教民為代田一晦三歲代處故曰代

田每釋輒附根深能風旱其耕法田器皆有便巧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疑神於蓬萊詔形

於海上武帝元封元年正德上幸緱氏禮祭中岳遂東巡海上祠八神益發船求蓬萊及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神皆送千數四月還至奉高泰山不東方如郊祠泰山之禮天子還坐明堂群臣上壽下詔改元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後東至海上欲自浮海求蓬萊群臣諫莫能止東方朔曰夫仙者待之自然不必驟求若有道不憂不得無道雖至蓬萊見仙人亦無益也臣願陛下還宮靜處以須之仙人自至於上乃還

魏文黃帝武帝元鼎四年上幸雍具郊或曰五帝太山之佐也宜下立太而主親郊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寶鼎出而與神通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刑山下鼎成有龍垂胡鬣下迎黃帝上騎龍與群臣後宮七十餘人俱登天於是上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

妻子如散髮耳拜卿為郎後文明武帝元光二年何李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上尊之少君匿其年及生長善為巧發奇中言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卦禘則不死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也丹砂諸藥之為黃金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怪迂之士多更求神仙事矣按一統志安期生秦時賣藥海邊人言其百歲季少君遇之食以棗大如瓜蒲間所產菖蒲一寸九節生採而服之其隱居有七蒲澗其一也

問漢法宰相必出於列侯武帝變而通之是耶非耶曰漢法非軍功不侯非列侯不相儒者既無軍功可論永無入相之路此高祖馬上之陋規非三代之宏規至武帝元朔中始下詔嘉先聖之道

性理大全卷六十

招四方之士遂以御史大夫公孫弘代薛澤為丞相
 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也其後遂為故事夫武
 帝崇儒之君乃厭文吏武功之不學無識陋國初淺
 近之規以為儒道不能光顯遂革其故習不吝厚
 爵重封以激厲儒者則武帝之美意人亦孰得而
 非之也然公孫弘起自徒步之中以明春秋一經
 不四年而超取相位貴至封侯則論者不能不於
 是而有憾焉蓋武帝以利而用儒儒者見利而求
 用自弘以明經而為相後之為儒者孰不欲競章

句之末習以僥倖於一遇利祿之門一開而士大
 夫之心術自茲盡壞矣况漢家以軍功立國必以
 列侯為相雖漢之規陋然而非軍功不侯則漢之
 良法使儒者而不相則已使儒者而可相則自版
 築而遠登相位乎何歎而猶欲假封侯以為重此
 又武帝之不善變也故自弘之侯平津也而由相
 封侯者漢史自為恩澤侯自是以恩澤侯者相望
 於前後使恩澤而可侯則無復軍功之足競矣故
 自侯法之既壞至元成之間士大夫之氣習恭養

於富貴之餘無復剛心銳氣之可畏而委靡與懦之風猶婦人女子生長于閨房之中求欲如周昌趙堯申屠嘉張蒼輩愈不可得矣夫相者既非真儒侯者又非軍功是武帝更張之善意不免一舉而兩失蓋自命相之法變而儒者之心術壞自封侯之法變而士大夫之氣習壞更張之善者猶若此更張之不善則奈何此變法之所以難也

弘代薛澤為丞相封平律侯通鑑漢武帝元朔五年丞相澤免以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漢書昌沛人高帝朝拜御史大夫從破項羽有功封陰侯昌強力敢直言高帝欲易太子乃九事

不秦詔為趙王如意相王死因謝病去書蒼陽武人好書律曆嘗仕秦為御史後歸漢從攻滅秦以功封北平侯考文初為丞相年百餘歲乃卒著書十八篇專言陰陽律曆事

宣帝

抄漢書宣帝名病已更名詢武帝疾太子之孫臯曾孫也詢與於民間知民疾苦位賞必罰勵精為治可以謂中興漢室然刑名繩下德政不純漢家之元氣索矣在位二十五年

豫章羅氏曰漢宣帝詰責杜延年治郡不進乃善識

漢宣帝識治體

治體者夫治郡不進非人臣之大罪而宣帝必欲詰責之何耶蓋中興之際內之朝廷外之郡縣法度未備政事未修民人未安堵或治郡不進則自職廢矣烏可不責之夫一郡尚爾况天下乎予謂

漢宣帝識治勢

覽集

按漢書延年南陽棘陽人父周武帝時御史大夫延年

寬厚明濟解昌邑王廢勸霍光起立宣帝以定策功封侯益土出奉車駕入居九卿

或問宣帝言漢雜王伯此說也似是朱子曰這箇先

須辨別得王伯分明方可去論他是與不是胡叔

器云如約法三章為義帝發喪之類做得也似好

曰這箇是他有意無意叔器曰有意曰既是有意

便不是王又曰宣帝也不識王伯只是把寬慈底

便喚做王嚴酷底便喚做伯

南軒張氏曰宣帝謂漢家雜伯固其所趨若此然在

漢家論之則蓋亦不易之論也自高祖取天下固

以天下為已利而非若湯武弔民伐罪之心故其

即位之後反者數起而莫之禁利之所在固其所

趨也至其立國規模大抵皆因秦舊而無復三代

封建井田公共天下之心矣其合於王道者如約

法三章為義帝發喪要亦未免有假之之意其誠

不孚也則其雜伯固有自來夫王道如精金美玉

豈容雜也雜之則是亦伯而已矣惟文帝天資為

近之然其黃霸操術亦雜於黃老刑名考其施設

王道如精金美玉

精金美玉

王道如精

正政
本乎
天理

古人
制治
保邦

動皆有術但其資矣而術高耳深故自可見至於
宣帝則又伯之下者桓文之罪人也西京之亡自
宣帝始蓋文景養民之意至是而盡消磨矣且宣
帝豈真知所謂德教者哉而以爲不可用也如元
帝之好儒生蓋竊其近似之名委靡柔懦敗壞天
下者其何德教之云夫惟王者之政其心本乎天
理建立人紀施於萬事仁立義行而無偏弊不舉
之處此古人之所以制治保邦而垂裕乎無疆者
後世未嘗真知王道顧曰儒生之說迂闊而難行

蓋亦未之思矣

或問孝宣綜覈名實而王成以爲增戶口褒賞遂起
天下俗吏之僞然綜覈者安在潛室陳氏曰刑名
術數之家各是執一實以御百虛老蘇所謂人服
吾之識其一而不知吾之不識其九也宣帝殆用
此術間有受人欺處不害他大體也

七制解相參錯爲綜不羈拘爲覈也
王成以爲增
戶口褒賞通鑑漢宣帝地節三年膠東相王成勞
來不怠有異績賜爵關內侯後詔問郡國上計長
史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僞自增
加以蒙顯賞是後俗
吏多爲虛名云耳

生理大全卷六十一
通鑑卷六十一
三十一

元帝

按漢書元帝名與宣帝太子雖喜儒術然
率制文義優游不斷任用非人孝宣之業
衰焉在位
十六年

涑水司馬氏曰甚矣闇君之不可與言也天實剝喪

漢室而昏塞孝元之心使如木石不可得入至於

此乎哀哉京房之言如此其深切著明也而曾不

能喻何哉詩云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携之言

示之事又云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噫後之人可不

以孝元為監乎

集京房按漢書房東郡頓丘人師
焦延壽孝易甚精尤長於災異
占驗以孝元為即元帝時日食陰霧房數上疏指
陳時政得失石頭五鹿充宗嫉之出為鄒郡太守

卒為所中
下獄死

項羽

按史記項籍字羽下相人梁之垓子少時
李書不成去李劍又不成梁怒籍曰書是
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李七萬人敵
耳深聞其言乃教以兵法秦二世時從梁起
兵吳中豪傑多從之及梁敗死遂率兵伐秦
△關自稱西楚霸王都彭城既而弑義帝與
洪爭鋒平分天下洪據霸信守
困之于荏下遂自裁

涑水司馬氏曰世皆以項羽不能用韓生之言棄關

中之險故失天下竊謂不然夫秦據函谷東嚮以

制天下然孝惠昭襄以之興而二世子嬰以之亡

顧所以用之之道何如耳地形不足議也項羽放

主里八八八八八

弑其君不義之名明於日月宰制天下王諸侯廢
 公義而任私意逐其君以置其臣其受封者爭奪
 不服踈斥忠良猜忌有功使臣下皆無親附之意
 推此道以行之雖重金襲湯不能以一日守也况
 三秦之險哉

集覽

重金襲湯歸子云雖有金城湯池
 非粟不守注金言其堅湯言其熱

喻城池之
 堅固也

龜山楊氏曰予讀漢紀至高祖謂項王有一范增不
 能用故為我禽常以為信然及讀項羽傳觀范增
 所以佐羽者然後知羽雖用增無益於敗亡也夫

秦人齟齬其民天下背而去之莫肯反顧當是時
 民之就有道正猶飢者之嗜食不必芻豢稻粱而
 皆可於口也項籍以問閭匹夫之資首天下豪傑
 西向而並爭視秦車之覆曾不知戒猶蹈其故轍
 欲以力致天下所過燒夷殘滅是以秦攻秦也范
 增曾無一言及此乃區區欲立楚後為足以懷民
 望何其謬哉其後項王卒有弑義帝之名為敵國
 之資增實兆之也增之得計不過數欲害沛公耳
 使項王不改其轍則前日之亡秦是也借冷沛公

死天下其無沛公乎

覽集

項王有一范增不能用故

南宮上曰列侯諸將皆言吾所以得天下者何項
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所以使
人攻城掠地因而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
有功者賞之貧者怨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
不與人利上曰公知其未知其夫運籌帷幄
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知子房鎮國家撫百姓
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師戰必
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人皆人傑也吾能用
之此吾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人
以為我擒也稱臣作服范增按一統志增居巢人
年七十居家好奇計秦末輔項羽霸諸侯後羽信
反間不能用其計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
為之願乞骸骨歸未至彭城而死先
偏謂增在羽不亡增亦人傑也哉

或問高祖言項羽有一范增不能用所以亡夫項羽

之失無數初未聞范增之有諫使項羽而終用范
增又將如何潛室陳氏曰係興亡處但看人物有
無是第一節范增豈三傑比耶但就項羽人物言
之有此人耳

董公

沛公激發天下大機之天大機之天大機之天

庸齋許氏曰方楚漢爭雄之時能使沛公激發天下
之大機括者誰歟三老董公說之以三軍素服共
誅楚之弒義帝者順德逆德之辭昭然與日月爭
光人心稍知義者其從順去逆已於此決擇矣董

光武 漢書 卷之六十一

蕭何 一代 宗臣

公之說又豈蕭何文墨議論之比以子房號為帝師籌帷之間亦未見有此大計當時仗義而西天下為之響應者董公力也

蕭何

按漢書何沛之豐人初為沛主掾吏高祖為亭長何嘗左右之及從入關蜀先收秦律令圖書藏之漢楚爭雄何嘗守關中轉給餽餉軍中無乏天下既定以功第一封鄭侯為開國名相卒謚文終

龜山楊氏曰高帝收民於暴秦傷殘之餘而蕭何秉國鈞盡革秦苛法與之更始天下宜之作畫一之歌其法令終漢世守之莫能損益也班固謂為一

代宗臣豈虛語哉然高皇帝既平天下於功臣猶多忌刻何為宰輔至出私財以助軍費買田宅以自汙以是媚上僅能免其甚至於械繫之猶不知引去豈工於為天下而拙於謀身耶蓋不學無聞暗於功成身退之義會曾榮寵惴惴然如持重寶惟恐一跌然而幾蹈者亦屢矣蓋高帝慢而侮人而輕與人爵邑故不得廉節之士而一時頑鈍嗜利無耻者多歸之以何之賢猶不免是惜

集覽 械

之猶不知引去通鑑漢高帝十二年相田蕭何以長安地因上林中多空地棄上請於民得入田上

怒下何廷尉一城
繫之數日赦出

元城劉氏曰蕭何治未央宮之意深矣高帝項王皆
楚人豐沛臨淮相去至近二人之心豈一日忘山
東哉羽見秦地皆已燒殘乃思東歸使其如昔日
之盛未必不都關中也漢五年夏雖自雒陽駕之
關中然長安宮殿未成寄治櫟陽又高帝之在關
中無幾時矣五年秋親征臧荼復至雒六年十二
月取韓信還至雒陽七年冬十月自征韓信又自
雒陽至長安時宮闕已成乃自櫟陽徙都長安則

高帝都長安之心方定矣然何欲順適其意以就
大事不欲令窺其秘也故假辭云爾此何之深意
也而史氏見蕭何之意又不欲明言之又不欲明
言之乃書上說兩字以見高帝在何術中而且樂
都關中也覽集臧荼按史記茶燕人義帝元年初從
廣為遠東王廣不從茶殺之漢王三年韓信遣史
魯茶也遂降漢高帝即位茶謀反帝自將虜擊之
陳批楚王信以歸至雒陽報為淮陰侯目征韓信
援史譜韓王信故韓襄王之孫漢高二年漢主使
信累地韓王鄭昌降漢立信為韓王六年遷都馬
邑匈奴圍之信遣使入匈奴求解帝疑使人諫之
信懼以馬邑降匈奴初年帝自將討之被圍平城

通鑑卷六十一
三十二

蕭何得為相用人之體

七日乃... 年信敗... 伏誅

南軒張氏曰蕭何佐高帝定一代規模亦宏遠矣高帝征伐多在外何守關中營緝根本漢所以得天下者以關中根本先壯故也此何相業之大者又何為相之初首薦韓信為大將而三秦之計遂定此亦得為相用人之體曹參雖不逮何然以摧鋒陷陣勇敢果銳之氣而施之治民乃能盡歛芒角以清淨為道遵何約束不務變更其人亦寬裕有識矣此參相業也然一子惜皆未之學以高帝之

資質何不能贊助遠追三代之法創業垂統貽之後嗣一時所定未免多襲秦故如井田封建等事皆不能復古在高帝之世反者固已數起此在何為可憾也至參但知以清淨不擾為善而不知呂氏之禍已復著見當逆為之處以折其謀惠帝憂不知所出但為淫樂不聽政而曾不能引義以強其君心為可罪也矣
集覽 惠帝按漢書惠帝名盈高祖長子恭已而天下晏然可謂寬仁之主然遭母后殘虐殺趙王斷戚姬驚憂成疾而崩至德不能無損焉在位七年

東萊呂氏曰蕭何治未央但欲高帝安於此不欲之

他爾要之創業之君自當以後為先何慮不及此也
潛室陳氏曰沛公之入關也諸將爭走金帛財物之
府庫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故沛公
得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世常以刀筆
吏少何此特書生之論耳何非刀筆吏何以知丞
相府之有圖籍耶然刀筆吏多矣而何獨知丞相
府之有圖籍則自其為郡縣小吏時固已習於國
家之體要若此此其器已不在人下矣况當莫莽
角逐之時見秦氏府庫宮室之盛雖沛公不能不

垂涎者而何之器度越入如此沛公之有愧多矣
及項羽王沛公於漢中也沛公意大不滿自絳灌
以下莫不勸攻項羽何獨諫曰能屈於一人之下
而伸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願大王王漢中養
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
嗚呼何之器度若此其位當不在人下矣昔者晉
重耳之亡也從亡三人者皆相國之器也夫以羈
旅喪亡之餘而其從者皆可以相國君子曰用臣
如三人者子何患於喪乎吁此固沛公所以興也

通鑑卷之六十一
三十一

集覽 晉重耳之亡也從亡三人者皆相國之胤晉世家成王曰晉公子賢而久用於外從者三人皆國難此天所授庸可殺乎

○問蕭何未央之營前殿建北闕周匝二十重九十五步街道周迴七十里臺殿四十二所宮門闈凡九十五壯麗如此宜高帝之所以怒温公譏其非元城乃以為蕭何堅漢高都長安之深意當從何說為正曰高帝都闈中之意猶豫未決蓋嫌殘破故也何大建宮室以轉其機至其自夸壯麗令人皆譏其無識不知何不欲以據形勢定根本正

言於高帝恐費分踈姑假世俗之言以順適其意

與買田宅自居意同

韓信 按漢書信淮陰人少寄食漂母初事項羽羽不能信用乃歸漢拜大將軍定三秦擒魏

取代伐趙脅燕破楚滅齊立為齊王將兵會垓下滅項羽漢取天下大抵皆信功後徙為楚王高祖偽遊雲夢至楚擒信赦為淮陰侯家僮上麥呂后殺之

龜山楊氏曰 韓信以機變之才因思歸之衆以臨江

東而燕代趙齊之間無堅城疆敵矣其用奇無窮所向風靡自漢興各將未有倫擬也至其軍修武也又輔以張耳二十人皆勇略蓋世余竊怪漢王自

一人男略蓋世

稱漢使張馳入壁即臥內奪其印符摩召諸將易
置之而耳信未之知也此其禁防闊疎與棘門霸
上之軍何異耶使敵人投間竊發則二人者可得
而虜也豈古所謂有制之兵者信亦有味遠歟

覽集 漢王自稱漢使晨馳入壁即卧內奪其印符摩
召諸將易置之按通鑑漢元年漢王軍成臯羽
圖之王逃去北度河宿小修武晨自稱漢使馳入
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卧內奪其印符以摩召諸
將易置之令守趙信收兵未幾者擊齊楚棘
門霸上之軍史畧漢文帝時匈奴寇上郡雲中詔
將軍周亞夫屯細柳劉札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
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大將以
下騎送迎而之細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
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乃使

持前語將軍亞夫乃傳言開門士請車騎曰將
軍約軍中不得驅馳上乃披兵徐行至營成禮而
去群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
軍矣向者霸上棘門軍兒戲耳

或問太史公書項籍垓下之敗實被韓信布得陣好
是以一敗而竟斃朱子曰不特此耳自韓信左取
燕齊趙魏右取九江英布收大司馬周殷而羽漸
困于中而手足日翦則不待垓下之敗而其太勢
蓋已不勝漢矣

覽集 十月王追項籍至固陵齊王信
魏相國越及劉賈誘楚周殷迎黥布皆會
十二月圖籍垓下籍走自殺楚地悉定

張表

張良從赤松子遊

程子曰張良亦是箇儒者進退間極有道理人道漢高祖能用張良却不知是張良能用高祖良計謀不妄發發必中如後來立太子事皆是能使高祖必從使之左便左使之右便右豈不是良用高祖乎或言正叔云人言沛公用張良沛公幾曾用得張良張良用沛公耳良之從沛公以為韓報秦也既滅秦於是置沛公關中辭歸韓已而見沛公有可以取天下之勢故又從之以取天下便欲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良不為高祖之臣可見矣此論甚好

張良終始為韓

以前無人及此龜山楊氏曰此論亦未盡張良蓋終始為韓者方沛公為漢王之國遣良歸韓良因說沛公燒絕棧道此豈復有事漢之意及良歸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先是良說項梁以韓諸公子橫陽君成可立梁遂使良求韓成立為韓王良為韓司徒良以韓見殺之故於是又間行歸漢其意蓋欲為韓報項羽也至漢高祖用其謀已破項羽平定天下從高祖西都關中於是始導引辟穀有從赤

松子之語蓋為韓報仇之心於是方已故也據良當時說高祖燒絕棧道然後歸韓此亦似有意使韓王成若在良輔之并天下未可知良意以謂可與之爭天下者獨高祖高祖既阻蜀不出其他不足慮矣不幸韓王成為項羽所殺故無以自資而卒歸漢也如高祖亦自用張良不盡良之術亦不止於如此須更有事在其臣高祖非其心也不得已耳

覽集 廉人間事從赤松子遊通鑑漢高帝五年韓報讐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注赤松子古仙

人師也燒絕棧道通鑑漢高祖五年項羽使卒三萬人從中楚王之國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張良送至漢中王遣良歸韓良因說王燒絕所過棧道以備盜兵且示羽無東意注王幼李曰棧棚也崔浩曰路險不容行架木為棚而度名曰閣道

王成 按史譜成故韓國公子橫陽君秦二世二年六月項梁既立楚國后韓之舊臣張良因說梁立成為韓王成以良為司徒使西略韓也往來遊兵穎川侯王元年項羽以張良從漢廢韓王成而殺之立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二年張使故韓襄王之孫信畧韓地鄭昌降漢於是立信為韓王

○子房起布衣徒步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其奇謀秘計轉敗為成出於困急之中者數矣故高祖稱之配蕭韓為三傑天下既平功高者往往以才見

子房
功成
智隱

性理大全卷六十

通鑑卷六

三十八

忌疑豐一開雖韓信有解衣推食之誠猶不克終
 竟以蒞醢蕭何雖能以功名自全而見疑亦屢矣
 是三人者惟子房功成智隱不遜權勢視去權利
 如脫敝屣雖寄身朝市而脩然如江湖萬里之遠
 鴻冥鳳舉矰繳不及方諸范蠡其優矣哉夫漢興
 將相於去就之際皆中機會而不違理義者吾獨
 於子房得之矣

覽集 龍且死大懼使武涉說信欲與
 連和三分天下言曰漢王授我上將軍即解衣
 我推食我言听計用我雖死也不易前徹亦說
 信不聽
 徹大憤去

或問養虎自遺患事張良當時若放過恐大事去矣
 如何朱子曰若只計利害即無事可言者當時若
 放過未取亦不出三年耳問幾會之來問不容髮
 况沛公素無以繫豪傑之心放過即事未可知曰
 若要做此事先來使莫與項羽講解既已約和即
 不可為矣大抵張良多陰謀如入關之物賂秦將
 之為賈人者此類甚多問伊川却許以有儒者氣
 象豈以出處之際可觀耶曰為韓報仇事亦是是
 為君父報仇

覽集 養虎自遺患通鑑漢四年項羽少
 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之羽乃與

性理大全卷六十

通鑑卷六

三十八

漢約中分天下為溝以東西為漢以東為楚
 呂后辭而東歸漢王亦欲西歸張良陳平曰漢有
 天下大半楚兵飢疾今釋不擊此養虎自遺患也
 王從之賂秦將之為賈人者通鑑秦二世二年市
 公代秦遣兵拒燒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未可
 願張旗幟為疑兵而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
 以利秦將果欲車和沛公欲許之良又曰不如
 因其急而擊之沛公遂引兵擊秦軍大破之

○三代以下人品皆稱子房孔明子房今日說了
 脫空明日更無愧色畢竟只是黃老之學及後疑
 戮功臣時更尋討他不著○問子房孔明人品曰
 子房全是黃老皆自黃石一編中來又問一編非
 今之三略乎曰又有黃石公素書然大率是這樣

說話輔廣云觀他博浪沙中事也甚奇俾曰此又
 忒煞不黃老為君報仇此是他資質好處後來事
 業則都是黃老了凡事放退一步若不得那些清
 高之意來緣飾遮蓋則其從衡詭譎殆與陳平輩
 一律耳問邵子云智哉留侯善藏其用如何曰只
 燒絕棧道其意自在韓而不在漢及韓滅無所歸
 乃始歸漢則其事可見矣

集覽

三畧張良傳三畧
 黃石公三畧七書謂

上中下三計也黃石公素書葛稚川曰按黃石公
 即老子之別號也蓋老子無世不出數易姓名出
 於黃帝時號黃成子周文王時號支邑先生武王
 時號郭叔子漢初號黃石公文帝時號河上公按

一統志黃石公秦之隱君子也著素書六篇知秦之恃亡漢之綱與因以是書授張良為漢王師後不知其所終今有廟在淮安府邳州華石山上

南軒張氏曰子房蓋有儒者氣象三代之後未易得也五世相韓篤春秋復讎之義始終以之其狙擊嬴政非輕舉也其復讎之心苟得以一擊而遂焉則亦憐矣此其大義根諸心建諸天地而不可泯者也子房之心非以功利也始終為韓而漢之爵祿不足以羈縻之故子以為有儒者之氣象三代之後未易多得此其出處大致也至於從容高帝

子房非有求於高帝

之旁其計策不汲汲於售而所發動中節會使高帝從之有不庸釋者蓋子房非有求於高帝故能屈伸在已而動無不得此豈獨可以知計名哉

集覽五世相韓張良之祖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王父平相釐王相惠王凡五世

○高帝之榮武慢侮士大夫其視隨何酈食其陸賈輩皆撫而忽之至如蕭相國之功一旦下之廷尉亦不顧也獨於子房蓋敬而不敢慢順而不可強則以子房所守在義而不以利故爾嗟呼秦漢以來士賤君肆正以在下者急於爵祿而上之人

持此以為真足以驕天下之士故也若子房者其
可得而驕之哉雖然以高帝之英武而能虛已以
聽信子房蓋亦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

集 南越拜尉陀為王稱臣奉漢約高祖大悅拜陸
賈為太中大夫時稱說詩書著書十二篇以好時
也善因家焉有五男出襄中千金分之令為諸呂
后王諸呂陳平患之用賈計與
周勃相結遂誅諸呂立文帝

或問高帝暮年猜忌功臣張良不能開釋帝意及見
諸將沙中偶語乃指示曰此屬相聚謀反母乃益
其猜忌之心而溫公反謂因事納忠何也潛室陳

子房換主心轉如樞

氏曰子房言無虛發平生智謀都因事方用所以

撥轉主心如轉戶樞

集 沙中偶語通鑑漢高帝大
年上已封大功臣餘爭功
不決上從復道上望見諸將往往坐沙中相與語
上問張良曰陛下以此屬求天下於此所封皆故
人親要所誅皆平生仇怨此屬畏不能盡制又恐
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奈何良
曰陛下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
齒良曰急先封齒於是封齒為什萬侯而急趨丞
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皆喜
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

○問子房之於漢高言無不盡晚年廢立乃不敢
言至四皓之來而後定豈天下既定子房之言不
足以動帝之聽耶曰此事子房自度不能得之於

甲舌之間故於人主機括中撥轉來伊川生平不
喜人用智獨喜子房此著具見易傳可玩味自是
轉移君心一道理未可以一筆勾斷○沛公有三
傑故雖遷漢中而卒定三秦項羽無三傑故雖王
三將而終不能有三秦嗚呼羽非失險也失人也
夫項羽遷沛公於巴蜀而王三降將以拒漢漢勢
若已屈矣吁彼豈知巴蜀果非死地也耶羽以巴
蜀為死地而謀遷沛公沛公亦以死地視巴蜀而
忿嫉項羽當是時也取舍屈伸之理惟蕭何知之

故何勸王王漢中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及其既就
國也項羽沛公之謀惟張良知之故良說王燒絕
棧道以示項羽無東意此蕭何之所以強沛公之
行也而張良所以安沛公之心也使巴蜀而果能
為死地也則蕭何張良之謀是置沛公於死也蕭
何張良可謂見之明計之熟矣至於韓信登壇之
日舉陳平生之畫略論楚之所以失及漢之所以
得漢一日舉兵而東秦民其為沛公耶為三降將
耶此三秦還定之謀所以卒定於韓信之手也意

三傑宜全人傑也向也蕭何張良有卓越之見而始
勸沛公之入今也韓信乘罅漏之餘而徑勸沛公
之出其入也所以養其出也其出也所以用其入
也王子之見智謀略同故感楚之效同孰謂關中
非沛公囊中物耶善乎史臣之論高祖曰從諫如
轉圜也夫天下之勢成敗未易料也見近者昧其
勢而慮遠者審其勢蓋勢者成敗之所係也一舉
措之不謹則俄頃之間大事去矣方羽之王三降
將於三秦而王高祖於漢中也高祖蓋不勝其忿

而欲奮於一擊之間周勃等又從而協贊之當是
時高帝死固未可保而何以成敗爲也及蕭相國
進諫而高祖翻然改悟罷兵就國徐起而還定之
如取諸寄此豈有他術也知成敗之勢在已而已
已能屈之亦能伸之是以高帝之還定三秦也不
在於引兵故道之時而在於不攻項羽之日不在
於拜將之後而在於聽諫之初

覽集

卒定三秦通鑑
漢元年漢王以

韓信為大將軍八月還定三秦雍王章邯迎戰敗
走廢兵塞王司馬欣翟王董翳降韓信登壇之日
通鑑漢元年漢王欲拜將乃擇曰帝戒設壇具礼
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

軍皆驚

彭越

按漢書越昌邑人常漁鉅野澤中及陳勝
兵起少年相聚請越為長收諸侯散卒得
千餘人沛公擊昌邑越以兵助之自是為漢
將軍擊楚卒敗項羽於垓下以功封梁王

龜山楊氏曰天下之禍莫大乎不明分分之不明由

較材程力之過也予觀韓彭之亡皆以此歟蓋西
漢之初高皇帝以匹夫起阡陌之中一時名將非
屠販亡命輕猾之徒則里巷齟齬布衣之交也其
平居握手素非有君臣等威也論其材力亦豈足
相過哉天下未平而大者已王小者已侯皆連城



數郡一搖足則秦項之爭復構矣漢方收民於百
戰凋瘵之餘而臨諸侯王之上凜乎其猶蹈春冰
而常恐其潰也故疑隙一開則蒞臨隨之矣嗚呼
是豈知先王所以維持天下者哉雖朝委裘植遺
腹而不亂者亦有名義以正其分耳故君君臣臣
而天下治如將較材程力以彊弱勝負為君臣則
天下之禍何時已哉漢之君臣不知出此卒至相
夷而不悟悲夫

覽集

朝委裘植遺腹買誼傳植遺腹
朝委裘註若容衣天子幼未坐朝

事先帝
裘衣也

彭越
有功
於漢

或問司馬溫公言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韓信之功則知彭越又其次耶今考其本末二子各有所長其功一也故張漢家之勢者信之功多於越破魏取代什趙脅燕擊齊滅楚是也困項氏之勢者越之功多於信焚楚積聚而項氏敗擾梁地而項氏急是也未審如何潛室陳氏曰彭越人物功勳皆非信比但其常以游兵出入梁楚間為項氏腹心之疾所以有功於漢

曹參

按漢書參沛人秦時治獄掾佐高祖定天下戰功居多封平陽侯代蕭何為相一遵

何約東當時有戰其清一
淨民以寧之歌不謚懿

程子曰曹參去齊以獄吏為託後之為政者留意於獄者則有之矣未聞有治市者

龜山楊氏曰曹參從高帝起豐沛間與之並馳者皆一時熊羆之士而陷敵攻堅必以參為首定其勇悍彊鷙果於擊斷天下已定參為齊相乃退然不自用盡名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既得蓋公避正堂舍之尊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為漢相亦以治齊者治天下故其效如之觀參所為其

始以戰鬪為功而終則以清淨無為自守何其不
相侔也非其資務學樂用人言而勇於自克其何
能爾若參者可謂賢矣夫初參與蕭何有隙何
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
一遵用何法二人者苟無體國之誠心志丁巳之
私忿則排陷紛更將無所不至推之以為賢守之
而勿失尚何有哉其卒為一代宗臣蓋有以也○
後世如曹參可謂能克已者觀參本武人攻堅陷
敵是其所長至其治國為天下乃以清淨無為為

事氣質都變了

婁敬

按漢書敬齊人以衣褐見高帝說帝都閑
中賜姓劉拜中即號奉春君匈奴入寇帝
欲擊敬言不可帝不聽後果被圍七日始得
解帝謂敬白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乃其敬
為閑內侯
號建信君

龜山楊氏曰婁敬建和親之策欲以適長公主妻單

于以謂冒頓在固為子婿子婿死外孫為單于豈
聞孫敢與太父亢禮哉可毋戰以漸臣也其說何
謬哉且子婿之與外孫孰與父子親也彼且殺父
以代立况妻之父乎其何足恃哉然屬人主厭兵

生國大全卷之二 通鑑卷之四十六

故以一言之謬而遂成千載之患惜夫

集 建和親賢之謫通

鑑漢高帝九年遣劉敬使匈奴約和親以家人子名公主妻單于冒頓按漢書冒頓漢高持匈奴單于之子也按史記單于匈奴天子之號猶華言皇帝也

周勃

按漢書勃沛人引強從高祖戰功居多高后崩與丞相陳平議誅諸呂迎代王即位是為文帝勃為丞相後封絳侯就國卒謚武侯

程子曰周勃入北軍問曰為劉氏左袒為呂氏右袒

既知為劉氏又何必問若不知而問設或右袒當如之何已為將乃問士卒豈不謬哉當誅諸呂時非陳平為之謀亦不克成及迎文帝至霸橋曰願

請問此豈請問時耶至於罷相就國每河東守行

縣至絳必令家人被甲執兵而見此欲何為可謂

至無能之人矣

集 迎又帝至霸橋曰願請問通鑑高后八年諸大臣迎立代王恒

恒乘傳詣長安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王下車恭拜太尉勃進曰願請問中尉宋昌曰所言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勃乃跪上天下筆符王謝曰至邸而議之

或問周勃雖則重厚少文可屬大事然其畏誅令家

人持兵自衛似未得人臣事君之義而班固以為

漢伊周何耶潛室陳氏曰周勃處事然有周章處

如既入軍復問左右袒迎文帝至渭橋却欲入私

謁皆非名之不來麾之不去舉動安劉事特幸成

耳時周而漸常空刺九日思以武庫為首自周章

入林共自盡心未終入曰建牙之義而攻周又為

海問周德報限重其少文可為大率然其與諸公

天子望有王惟曰至也而歸

其大也故其日則周中而高曰其言必公必

由來者其日則周中而高曰其言必公必

之入矣

必令宋人對甲持共而兵其為所當下

新刻性理大全第六十卷終

